彙纂功過格

吳建勳敬題



彙纂功過格第八卷

愛物格

總論 由人及物自然之理仁秉於性惻怛慈愛有不容已戒殺所以養一己之仁心放生所以廣天地之生意格中多易於爲功者擇而行之奚所靳焉

戒殺放生

總論 或恣情適意而視物甚輕或悅口娛腹而戕物不恤若是者宜有以戒之或微命繁多蹙然動不忍之情或當前躑躅閔焉切如傷之念若是者宜有以放之戒殺放生其事若異而總皆以愛物非如修身與人之條例纖悉務辨也故從合不從分

附錄 大藏經曰人不殺得長生報故小兒嬉戲殺蝶蠅蟻蟲之類必宜禁之非惟傷生亦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矣凡人於

行住坐臥間。見一切衆生投身死地。如蛾赴燈。如蟲墮網。如鳥雀被傷。如螻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便獲生全。此皆福壽長者之所爲也

一功 葬一自死禽獸。若係驢馬牛犬加三倍。◎勸止一無故殺牲。◎戒食一微物 徵事 蔡襄喜食鶉。一夕夢褐衣老人告曰。來日受害。從公乞命。襄問是誰。即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羮中肉。一羮斷數命。下箸猶未足。口腹須更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生死如轉轂。覺而異之。詢廚中有黃鶉數十。遂放之。自是不復食鶉◎見殺不食。聞殺不食。爲己殺不食。增註 前人四不食戒。尚有云家無故殺則不食。◎家廚特

戒小魚細蝦及魚子。滿一月無犯准記一功。附錄 伊川先生養魚記曰。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食猫。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其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哉。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也。

◎放生一多子魚。增註 買放物命。皆論錢記功。此盖指偶然爲之者。以其活命之多。故特列一條。嘉許之。是正昔人所謂魚方別孕。務教魚長蕃庶物也。徵事 李冲元將破一魚。先夢一皂衣嫗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

敢望哀憐。元遂放之。立意戒殺。後於水際得珠致富。

○劉子嶼。吳江人。冬月竭塘取魚。水放將半。見二大鯉越出堰外。復躍入。如此再三。子嶼異之。既而審視。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跳躍。且銜且涉。而救其子。甯身陷死地。不恤也。子嶼慨然太息。乃去堰放魚。越二年。鋤地得金。人謂放魚之報

三功　勸阻一殺龜打蛇。

徵事　毛寶年十二。偶至江口。見漁者釣一白龜。寶贖放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戰敗。披甲投江。脚如踏石。漸渡至岸。回視水中。乃一白龜負之也。○方正學父營葬厥祖。已擇日興工。夜夢一老人朱衣朱冠。再拜。祈請曰。公所選之穴。正其族屬輩所處。一時無避

幸再寬期三日，俟盡遷吾子孫，以全公仁德，當有厚報也。言訖，復再拜稽首。其父寤而不信，曰，我已准定日期矣，豈可另改乎。因令人持器發穴，則見紅蛇千百盤旋其內，即令縱火以焚之。蛇俱灰斃。夜復夢老人號泣曰，已曾至誠哀懇，奈何使我子孫八百餘口，盡殲烈焰乎。後得族誅之慘。合計被傷者，蓋八百餘人，正如焚蛇之數。正學有子名德宗，字必昌，賴魏尚書澤力護匿之，方氏一綫得以不絕。德宗晚號憶椿遺訓子孫曰，勿戕害動植，有戾天和，勿輕發蛇蟻，殲厥種類，蓋有所感痛云。

十功 勸化一食牛犬者守戒。其人果已回心，必令誓告於神，以堅其念。

徵事 浙江進士張謙仁，厚有德，嘗為文勸閭里勿食牛，閭里多化之者。一日過吳郡，途遇屠牛，牛向謙長跪墮淚，謙

閎之贖歸終養焉萬歷壬午謙孫光裕與浙闈房師方揚悅其卷呈主試主試欲去之忽見二大牛角橫卷上主試大駭遂收之榜末○語曰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然一人不食功德有限勸人不食功德無窮凡我同志宜共勉之

◎救免一有力報人竟命

增註 謂驢騾馬牛犬等服役既久老邁不堪往往賣人屠殺有遇必極力諫阻之令其必從為十功若能用財贖歸除十功外另記百錢一功養之以終其年更計十日一功自家不忍賣人殺者悉照此例若極貧人不得不賣則訪求一好善者賣之免其屠殺亦准記十功減價以就另論錢記功蓋功過格凡係錢財能施能讓未有沒其功者特為循例推詳令人便於記注耳

徵事 婺州陳崵有姻家送一白羊租戶以一猪償債

[illegible]欲元日待客殺之。其弟岠再三勸不從。十三日岠夢人引入一府第。見官府案前有三簿。一曰放生。一曰殺生。一曰救生。吏揭簿示曰。陳岠某日仁慈救生有功。岠辭以雖勸。卒不克救。曰。汝立念誠篤。無異於勸止者。醒而告兄。自此合家戒殺。

二十功 遇物可救輒救。不以微命忽略。一年如一日。

增註 一年內若能活命無算。如宋狀元事。其功非可限量。

徵事 韓太史世能。長洲人。祖永椿每晨持箒。掃螺螄之緣岸者。置之中流。以脫漁人之收。即楊腹。必掃十餘里而歸。父宗道以十金買大龜大鯉放之。夢神告曰。汝父以放生功德。汝子故應有科甲。汝又能世濟其德。當令汝子入翰苑。官階一品。太史臨塲夢亦同。

後以侍郎賜一品服。○崔涇爲兒時，見蟻出穴，不敢踐。及長，見蠅蝶投網，必與救脫。見網罟者，多與之錢，令其改業。又率鄉人共爲放生會。其後子爲郡文學，孫端禮端詩同登進士。○蘭谿胡僖當省試時，欲寓潘氏園，見蟻群數十萬，童子將焚之。公曰，以我一夕安，傷數十萬命，不可。亟別就寓，暨入場，三書義艱澁不能就。至夜深甫完，俄蟻戢筆端，久之而散。作四經義，思忽泉湧，倍常得意，既得中，主試者謂公經義若有神助。公心知爲蟻報。○酒傭王五哀蒼蠅死酒中，預備乾器在旁，遇溺者即取出乾，使飛去，全活無數。後遭大辟，官議置死，執筆欲判，蠅輒成群集其筆端，麾去復來，官異而解之。○東坡詩云，鉤簾歸乳燕，穴牖出痴蠅，念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

附錄 揚州居民何自明石塔寺前開茶社，後病且死，語其友曰，予開

茶社每掃除諸菓殼集於竈前付之一炬不知蟲蟻聚滿其中殺傷甚多冥司錄爲罪業奈何由此觀之凡物之易生聚虫蟻者皆當留心檢點不可輕焚亦慈心於物之一端也

三十功 一年不殺生 謂禽魚微命皆不殺也 **增註** 惟祀先得容殺生不在此例今人欲避殺名每喜買他人既殺者不知爲巳貪饕雖人殺不得諉過若其盡禮祀先雖巳殺豈遂爲辜 **發明** 蘇東坡曰予少不喜殺生未能斷也性嗜蟹蛤恒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即放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於烹煎感應篇註曰賔祭之事大禮所在不得已也今人相習不察徒供口腹慘害生靈試思諸物刀俎之苦安忍殘毒至此乎故肉食未易

除也。殺生必當戒也。○試。思昨日之泳躍。翱翔。今歸何地。恍見生前之飛鳴飲啄。已化腹中。語甚愷惻。又有詩云。每饌必烹鮮。求見長肌肉。今朝血濺地。明日仍枵腹。彼命縱微賤。痛苦不能哭。殺我待如何。將人試比畜。勸戒殺生。誠切至矣。

徵事　秀水舉人包如賓全家不殺生。不食牛。嘗刻耕牛苦偈勸世。人多從之。其子鴻逵發解順天。登進士○太湖村民皆事網罟。獨沈文寶家闔門戒殺。更用錢買放鱗人所獲禽魚。衆笑爲迂。沈獨喜行不倦。值疫疾。或夢疫鬼執旗一束。自相語曰。除放生沈家外。排門並可插旗。自是居民三百餘家皆染疾。死者過半。沈闔門無恙。○白龜年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能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坐。適吏卒驅三十羊過庭下。中一羊鞭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

年曰羊言腹有孕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果生二羔。周豫學士嘗煮鱔。見有鞠身向上。以尾首就湯者。剖之。見腹中有子。乃知鞠身避湯者。以愛子故也。

◎終身守不食牛犬戒。徵事隆慶辛未。禮部會試舉人葛楚輔與江陰顧乃侍問連號。遂相得。試後顧訪葛曰。余昨夢至一府第。主者示以榜。有顧侍問名。而復塗去。謂余祖父有德。今科既收復黜。以余好食牛肉。姑示罰耳。余愧恐。特懇之。自今不敢再食。主者曰。爾既自戒。尤須勸人。始可蓋愆。余謹承命。因令余寫一押。吏乃取冊填註之。仍諄諄誡諭。有頃主者退。余從吏叩君名。知亦登榜。蓋又在我下也。發榜果然。二子自此輒勸人毋食牛。

◎自家置田置屋召募打魚人改業耕種。一人為三十功。

附錄 陳子與曰。今天下第一落劫者。無過網船漁戶。寄命一葉。風栖露處。雨雪無所歸。寒暑無所避。形如鬼蜮。困同囚徒。又其取魚之盡。嘗有終日況瘁。難得寸尾之魚。惟是纖細鯢鮞。百千之命。不盈一筐。入市易粟二三升。僅得半飽。夫妻子女。窮歲勤勞。衣不完。食不給。飽風霜。受凍餒。生民之苦。莫有甚斯。而且積爲殺業。習與相忘。固將累劫而不得出。吾每見此輩。惻焉憫焉。嘗願得慈良官府。集境內之漁船。給以貲。易其業。使民皆得所。然後嚴禁細網密罟。凡捕魚者。一遵先王之制。只許用四寸之目。如此則魚可不勝食。而漁者亦不必專業。夫漁。於以阜民育物。其功德甚實。而甚溥。誠爲政之切務。而非不經之迂談也。

五十功 合家戒食牛犬

徵事 金陵朱之蕃爲人謹愿。未第時。夢一神語之曰。今科狀元。

當是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陰德與彼相等。汝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此。倘能早戒。狀元屬汝無疑也。覺語其父。父笑曰。夢境渺茫。應天府前牛肉。遠近聞名。可自誤耶。明夜父夢亦如之。始大驚。次早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果狀元及第。徐止二甲第三。○萬歷乙酉科應天府學李鎰祈夢神祠。夢與楊應文同中。楊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浩大六字。更畫一牛像在旁。揭曉。果與應文同登。乃無錫人也。因問其前代陰騭事。楊曰。某家不食牛。不宰生。已三世矣。◎誠心俱戒

殺放生不狗一時好勝 出錢另記功

徵事 汪良彬每買生螺若干石。放深水中。凡鳥獸昆虫。被人網羅者。銀不足。必借當而活之。後子大貴。封兵部尚書。晉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

見鱔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柰力弱見爲倡募衆成之何如張曰諾遂先出銀一兩衆湊成八兩買而放之至秋陶夢神曰汝未該中緣汝放生功大得早一科放榜果有名私異曰爾時我雖發意實賴芝亭贊成柰何功德獨歸於我數日南京錄至張亦中觀此兩事知誠念放生無有不獲報不然有名無實何益之有願世之舉放生會者着眼誠心二字

廣義陳薦夫曰世人放生多尅定時日射利之徒因而網弋以赴之多致困斃是以殺爲放也途間市上耳目所及隨便買放是謂放無常期世人鑿池罝苑既有常處人得伺之方脫豫且之網又作校人之羹是以放爲殺也江湖林藪地利隨宜豎以善信倏然而往是謂放無常處世人外放生物家中宰割不除語云經營還債勝於布施結會放生何如戒殺以至

或壞垣而破蟄。或覆巢以毀卵。集羶聚蟻。積水生蛆。
珍玩魚鳥。致物以飼我。雖無殺之心。彼則有死之道。
皆宜避忌。預護生全。是
謂不放之放。放無常物。

◎戒食一切活煮物及不速死物。家廚永不犯戒。如鰻鱔鼈蟹田雞蝦螺等物。

發明　姚龍懷曰。人之宜戒者殺也。更有異味佳珍。物非恒膳。當擇其可戒者先戒之。物之最苦者死也。更有死而不得速死。其痛楚更深。生而活煮以死。其焦爛必慘。當持其最苦者先戒之。

◎勸化一屠牛者改業。不惜出財助其貲本。准五十功外。更論錢多寡。或不必還。或不取利。另照例記功。

徵事　萬歷四十八年八月十四日。程還九親見上元人王光在泰州東臺場開店。有周屠買牛將宰。次日牛忽越

墻至分司觸門闊者逐之復奔光店觳觫流涕周屠
追至牛見之即咆哮怒觸光持銀向牛曰汝欲破我
家則聽汝汝欲我救命可勿觸牛即低頭就光光恐
周無賴向分司求照分司毛來竹曰汝家有何善光
曰數代不食牛毛曰我家亦八代不食牛牛是以初
投本司不得入而即投汝家也光喂養三年老死埋
之自後生理日盛遂成富室牛之靈覺如是彼勸化
一食牛者乃不費錢之功德若有錢者尤無如勸化
一屠牛之為功大矣萬歷十五年徽州程氏兄弟
屠牛為業其弟進牛圈有一牛長跪下淚每次如此
弟憐之遂改別業營生且告兄曰此畜見我必跪賣
作耕牛何如兄不信曰待我試之明早進圈果長跪
下淚如前兄竟殺之後其弟常勸其兄終不改業一
日出遇挑擔賣牛肉者討帳爭論一掌即死到官抵

償其子胸生一毒，備極楚痛，每向人哭曰：我父殺牛遺累於我。半年而死，弟得善終。謹按殺牛之報應甚多，不能備載，特錄此者，以勸屠牛者之改業也。使程氏之兄能改其業，則亦可以懺悔善終，如其弟矣。生業有千條，性命止有一條。程氏不肯改其有千條者，必至於斷送其有一條者，又將子之一條作牛肉秤上搭頭也，哀哉。

百功 除傷人嚙人物，未嘗殺一命。經一年無間爲百功。

發明 白樂天詩云：世間水陸與虛空，總屬皇天懷抱中。試念設身遊釜甑，方知弱骨受驚忡。意甚可思。

徵事 徐節孝先生自少戒殺，見聚蟻，惕然惟恐踐之。○張從善年十五，嘗持活魚，被魚撥刺傷指，痛甚。因自念曰：我傷一指，痛楚

如是群魚剔腮剖腹斷尾刮鱗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遂放之溪中自後不復傷一物享壽九十八子孫多賢能者○孫錦衣有僕蘇某一道士見之曰汝面何陰隲文之多也僕曰貧人陰隲從何來道士强叩之曰我平生於蜂蟻牛馬之類有生氣者皆極力愛護之不殘其生不盡其力得食極艱然與婦分食稍得療飢即以其餘食丐者故平生未嘗得飽道士曰即是矣引之至一處非人間境僕不願留道人以履一雙藥一粒給之令歸着履行空如飛含藥經旬不飢主人知其從仙來也遂不敢畜夫婦皆壽百歲

五十過　悅口腹造一非法烹煮使受極苦

徵事　徐可範爲內侍時烹宰之法千態萬狀後從僖宗幸蜀徧體痛癢每於地上布火油醋灌身如平日逼驢灌鼈之狀乃少安死

時僅存黑骨一束。○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彊之至蜀以主帥屢任大宴。震偶至庖。見繫牛者。問其所以庖人曰。酒三行。例進玉筋羹。法取牛牸。烙鐵鑽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爲饌。亟走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震又白。乞增永字於上。已而夢神告曰。汝有陰德不但免夭。可望期頤。後享年九十餘。夫不忍之心。人皆有之。第常害一命。已覺可憐。顧乃師心特造惡法。眞不仁之甚者也。觀勸止者獲報如是。因疑造孽者當不止於五十過矣。莫以功過格准過之輕。而輕犯之也。

二十過 自奉日買魚肉無間斷。一年爲二十過 **增註** 惜福條內有享用過豐之

過惡其不惜福也此條惡其不愛物也各有分別【徵事】宋仁宗對群臣曰朕夜來飢甚思羊羔群臣曰何不宣付有司曰朕乃偶飢思耳慮為常例甯忍一時之飢不忍啓無窮之殺嗟乎卽此事以觀仁宗眞可謂聖天子矣夫惟愛惜物命故口腹不得不節忍也敢以此為饕餮者告【附錄】徐兆魁瑣咏云王政重養老七十方食肉世人無所擇有錢任口腹朝饔與夕飧肉食倍於穀一逢嘉客至羅列併六畜傷哉物何辜須念來生福又云萬物盡我與託生同逆旅主人屢茂育甯論纖與巨嗜慾至無涯慾熾誰能禦澹薄足全仁菜根良可茹

◎責耕牛家犬與屠戶

【發明】世之有兵荒刦運以世人不能戒殺戾惡之氣感召而然人謂是佛氏之言豈知此理儒者未嘗不言之昔程子與客語為政先生憮然

嘆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illegible]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災。皆不善之致也。愚按先生之言。正有大不忍於屠牛者。而昭昭揭天道之報以醒之。夫不善則致天災。顯然實有此理。蚩蚩者氓。何不一顧慮焉。而貪利於一時。忍爲此刻薄不仁也。○耕牛別主文曰。老牛一步一恐怖。雙眼如雨脚如醋。喫翁水草死翁處。不道匆匆離別去。去則去矣魂不死。恨猶恨兮口難訴。夜夜打水徹天明。朝朝犁田到日暮。車不轉兮鞭我足。田到熟兮供人餗。毛稀骨立無所用。諭家自養老牛臥。畢竟牽來賣宰屠。那箇牛死非屠戶。

主家生見防晚年。老牛生犢長不顧字字悽惻。附錄
殺牛殺犬。其惡已大。是集論過不齒及之。然果報不可無載。如屠牛者。累累見前。茲特錄殺犬之報。爲屠犬者警焉。◎餘杭縣溪塘上朱某者。屠狗爲業。勸改不從。後被火。已躍出。復投入。爲火所燎。急投溪中。皮捲肉露。宛然如一新剝狗。痛楚狂走遶城市。呌呼一匝而死。此萬歷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事也。◎康熙元年。吳江平望鎮一店。縛犬將殺。有徽商經過以銀四錢買放之。次日路遇盜。盜即賣犬諸人也。以乂口縛商沉之於水。那買放之犬。不知從何而來。沿岸哀號。見有後船。遂跳入水。口銜乂袋浮起。船人大駭急撈。遂救醒商人。告官擒店家訊之。犬亦隨至公堂宛若作証。贓物俱存。賊俛首無言。各問大辟。

◎墳覆一巢穴。徵事 河內人王遵兄弟三

人共居一室雀巢庭樹旦夕翔鳴會有病人不奈喧噪即毀其巢捕雀斷舌縱使飛去自是三人非病舌枯則齒根潰爛○吳門薛家一見屢升樹杪覆巢取雛一日上樹見有大蛇在巢中驚駭墮地死○芝里人朱照性惡蜂見蜂入穴輒塞之產三子皆穀道不通無一活者遂絕嗣○唐浙西重建慈和殿治地每患蚯蚓穿穴一僧教以石灰水灌之可絕因此殺蚯蚓無數未久僧忽身癢成瘡搔之死蚯蚓遂瘡而見皮肉盡爛而死○溫璋為京兆置鈴索於廳前使寃訴得以速達一日獨坐屢聞鈴聲迹之無人但有一鴉集其上璋曰必有覆巢而取雛者旣得其人因杖警之

附錄 小有先生存賞書有云從兄郡七公堂燕將雛巢忽被毀俄隣燕成群銜泥而入去來如織頃刻巢成遂育數雛巢中乃知群燕以事急而助力義

哉燕也。又云。姪恂六偶坐簷下。見一大蜘蛛結網簷畔。又一小蜘蛛連其旁。結小網於右。俄大網破損。大蛛將收其絲另結焉。絲盡收訖。獨左畔一絲。牽連小網。去之則小網必毀。乃盤旋梁柱間。若有遲疑籌度之狀。良久。竟不收而去。夫不忍隣網之毀。甯舍已所有以全之。仁哉蛛也。釋典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人可無一體相恤之心耶。

十過 冬春無故野燒。

發明 顏光衷曰。火獵最酷。蛇獸昆蟲。無不受害。與坑長平。燒藤甲之慘。無以異。今種蓺者亦多燒山。以地肥生茂故。不知周禮司烜氏禁火。原王政所不容。近聞餘杭徑山僧家。亦造此業。罪更加等。賴鄉紳公牘。上臺勒榜勅斷。倘四方有此惡習。願仁人留意焉。

◎藏一

捕捉禽鳥惡具。【增註】殺生惡具。莫過於鳥銃罟綱。次則粘竿及竹罩鐵鎗。藏其具已爲過矣。況忍嘗試之耶。若屢殺物命。斷無不得惡報者。戒之慎之。【徵事】程明道調上元主簿見人持竿道旁粘栖鳥取竿折之。教使改業。及歸。艤舟郊外。聞父老共語。自主簿折粘竿。鄉民子弟。不敢傷禽鳥矣。此謂所過者化也。【廣義】感應篇有射飛逐走之戒。此田獵事也。昔王不廢田獵。蓋爲習民於射御步伐之法。然合圍掩群。諄諄有戒。今之田獵。豈古意乎。不過縱欲行暴。愚以其事爲極無道之爲。違好生之心。積殺戮之慘。故是格不列過條。尅深孽重。庸可爲乎。○河南潘樫好獵。入山見一老猴。發弩射之。初發爲猴所接。再發中臂。度不能支。遂抱其子乳之。復摘木葉數片盛餘乳在旁。大號而死。潘見之惻然。遂終身不獵。許眞

君少時。射中一鹿。鹿母爲舐瘡痕。良久不活。鹿母亦死。眞君剖其腹視之。腸寸寸斷。眞君大恨悔過。折弓矢。入山修道。註感應篇者曰。一切禽獸。皆有人性。皆有眷屬。或飛或走。射者逐之。如人離家出遊。橫被殺害。妻子盼望。其慘何如。詩云。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其語良悲惻也

附錄 曾魯公有觀畫鷹獵兎詩云。雖是丹青物。沉吟亦可傷。君誇鷹眼疾。我憫兎心忙。豈動騷人興。惟增獵客狂。鮫綃百餘丈。爭及製衣裳。范文正公歎曰。眞仁人之言也。

◎食魚不放生其子。

徵事 楊序夢神告以逾旬當死。若救活億萬生命。庶可免。序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奈何。神曰。佛書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可活。曷圖之。序竭力買放。仍大書神語於通衢。由是人皆知戒。見魚子即投江中。月餘復夢神曰。爾壽乃可

延矣。有云放生魚子。須將碎泥拌子投河中。庶不爲鱗魚所食。施愚山註感應篇附放生魚子法。凡魚鮮死。可將子輕輕取出。切勿損壞。勿着鹽水。攤放稻柴把上。或屋上。俟其水迹略乾。即放在河水中。恐爲物所食。須淺埋之水際泥沙中。但不可離水。物命之多。放生之易。無過魚子。有惻隱者。宜行此法。

五過 自家私港召漁人捕魚一次。

徵事 徐布政中行長興人。弱冠登鄉薦。於西天目。遇一異僧相之曰。公當以文章享大名。但終身爲舉人知縣耳。徐曰。吾不願爲舉人官。僧曰。惟陰德可挽回定數。但陰德不要錢。會盡爲放生。隨處可以盡力。必極多爲貴。徐諾之。然貧甚。經歲所放無幾。越九年。復遇此僧相之。曰。未也。一日有以三十金求文者。徐扁舟泛太湖。買放水族。不十日。三十金盡。後

僧一見驚訝曰公何遽陰德滿面乎明年必第矣遂登嘉靖庚戌進士水族感動鬼神如此則知捕捉水族積善家之所大不可者也

◎循一非法烹煑

【徵事】黃魯直謂蘇子瞻曰某適到市橋見生鱉䠞足在地鳴叫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子瞻曰某昨買十鴉中有四活即放之今日我家常膳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俱縱池中魯直曰善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揣看何如子瞻聞之愀然嘆息此深可爲非法烹煑者儆勸

莫僅以爲五過而輕犯之

◎無故殺一牲　當禁屠時殺者倍論

【徵事】南京一舉人家甚富善食肉每食必數斤又喜宴客無日不宰殺一夕夢城隍謂汝多殺不戒當令汝變爲豬舉人不信

且涙言曰城隍管甚閑事猪與雞鵞鴨等天付與人殺食者卒不戒越半載暴死既殮聞棺中有聲啓視之尸已變爲猪矣此事在正德末年江南士競傳之顔光衷曰人盡謂造物生畜養人不知人亦天地間一物耳大物吞噉小物人皆憎惡之天神之視人何以異此必能修眞與好生參贊位育方靈於物不然與蠢動何異貪味嗜殺假手相啖一入冥途則轉換不可知矣至危而可懼何暇以飲食爲事乎○四會令何澤性嗜鵝雞之屬鄉胥里正皆令供納飼養千百日供烹殺澤止一兒憐愛備至會庖人烹雙雞爨湯方沸似有鬼物攝兒入鑊亟令援出已與雙雞俱熟矣○楊道貫提舉兩浙訪一異人坐問有吏持錢塘尉書至未開緘異人曰得非求薦引乎渠爲五百命訟寃已不久矣薦無益也楊未信援以牘後至錢塘

訪知果死。驚召吏問曰。爾官好殺生乎。曰。平時不好殺生。數月前。朱太尉嗜鱉鮓。因醢五百頭以獻。惕深嘆悼。○趙素華亭人。往青浦探親。夜行舟次。見一人立舟上。視之則亡僕也。驚問之。曰。見役冥司。今追取三人耳。問三人爲誰。曰。一湖廣人。一則其所探親也。其第三人不答。又問莫非趙某乎。曰然。趙大駭。至所探親門首。則已聞室中哭聲矣。益駭甚。促棹歸里。復遇僕曰。無怖也。於路見有爲君解者。以君合門戒殺故也。及夜吾不至。則免矣。是夕果不至。趙得無恙。○高忠獻公家訓曰。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卻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畧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餚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筭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

安處積此仁心慈念皆有無限妙處。○王辰玉戒殺文曰。吾鄉自大父時饗新親大賓五果一案而已。宰人割牲。則歌而獻賓。非大禮不設醢猶重特殺如此姚龍懷戒特殺歌曰。一物之命。一人之舌。命不再生。舌惟暫悅。盤內添羞。厨中積血。共業猶分。獨寃難結。禮在大夫。脯腊猶節。◎無故發蟄驚棲

徵事 淮安金秀才冬月掘地。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旬日。金手肱間忽生癰。有赤蛇一條從癰出。金向天悔過。永戒殺生。久之方愈。○一生忿鵲喧噪。俟夜深棲定。以竹竿戳爆竹驚之。臨終得疾。恒驚悸怔忡。人咸謂驚鵲之報。○曹武惠王彬所居堂壞。子弟請修之。王曰時方大冬。墻砌之間。百虫所蟄。恐傷其生。待至明年可也。○陳元楂仁慈好善。至於禽虫。悉蒙其惠。每將食於高原之上。百鳥遥見。必飛鳴

前後。或來迫其坐隅。元植甚愛憐之。禽鳥亦不畏懼。凡如此十餘年。一夕夢有緋衣人謂曰。爾壽甚促。不滿四十。緣有陰德及物。一切生命。皆得濟活。以此當延壽。汝尚勉之。後至九十九歲。無疾而終。蘇子瞻曰。予少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栢雜花。叢生滿庭。衆鳥作巢其上。因禁兒僕不得捕取。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卵可俯而窺也。【增註】當看發與驚兩字。猶未及害物命也。若又害之。另加過。

【三過】家犬死不埋其屍。【發明】孔子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魏貫曰。敬主識主。晝則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姦淫之賔。乃可安國家而衛四隣者也。誠念其功。忍棄其屍乎。

一過　**食牛犬一次**　不知者免　徵事　杭州吳恒初嗜食牛。適喪子女。適一子患痘危甚。吳夢追入官府。有訴吳殺牛者。爭辨良苦。主者命群牛以鼻嗅吳。吳周身至面頰。吳惶懼。牛竟無言。吳自辯嘗食牛。實不殺牛。且永誓不食。主者諭牛而遣之。吳得釋出。見一高閣。閣上呼吳。仰視忽擲下一物曰。還却汝。捧視之。乃其子也。驚汗浹背而寤。子尋愈。吳乃不敢食牛。○順治十八年夏。常熟市橋吳竹軒者。好食犬。偶有肥犬至其家。遂萌殺心。一擊而斃。將燖。犬伏土復活。咬傷其足。遂逃去。其傷用藥漸愈。至二十七日。忽生小犬作疼。扒床倒席。滴血淋漓。痛苦萬狀而死。

◎**故殺昆蟲以供養魚鳥**。

一日一過　徵事　陶宏景好道養生。合丹藥救世。有弟子桓闓者。先得昇天。宏景曰。某行教修道亦至矣。得

非有過。尚淹人間乎。乃託閻探之。後報云。師之陰功極著。但所修本草。多用蝱蟲水蛭之類。功雖及人。亦傷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宏景乃以草木藥代物命。別修本草三卷贖過。觀此。則知傷物命以濟人。且有過。奈何傷物命以養物乎。【附錄】鎮江軍士范某妻。病瘵瀕死。有醫者云。用雀百頭。制藥末飼之。至三七日。服其腦當痊。然一雀莫減也。雀有死者旋買之以充數。范依言籠雀。妻聞之恚曰。以吾一命。殘物百命。寧死。決不爲此也。奪籠放之。未幾病自痊。且懷妊生男。男兩臂中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俛。羽毛分明。不滅刻畫。

◎遇一微命易救不救。

【發明】佛典有云。我於一時告諸大衆。若人於阿僧祇身。供養十方諸佛。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其福勝彼百千萬倍。乃至施與餓狗蟻子等。悲

田最勝。悲田者。大福田也。至哉佛言。亦可知眼前功德之爲重也。

徵事 楊寶年九歲。至華陰山中。見一黄雀爲梟搏墮地。又困於螻蟻。乃取置巾笥中。飼以黄花。百餘日毛羽成。飛去。後數日。忽有群雀飛鳴繞寶。是夕。夢一黄衣童子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數遭厄刦。感君拯養。乃以四白玉環遺寶曰。令君子孫位三公。潔白如此環矣。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咸以淸白著。果如所言。○宋郊宋祁兄弟。同業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畢。復過僧於鄽邸。僧執大宋手。驚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郊俯思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戲編竹橋渡之。得非此

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選。然公終不出其下。二宋私相語曰。一歲豈有兩魁。其言妄也。及唱第。祁果首選。時章獻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郊改第一。祁改第十。○永樂初。太倉天妃宮。有老僧自外歸。見鸛鳴高樹甚哀。問之。則僧童探得鸛巢二卵。僧急命還之巢中。童曰。卵已入湯。恐無生理。僧曰。第還之。免母鸛悲鳴耳。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焉。令童探巢果卵生也。一木尺許。五色錯紋。有異香。持下為佛前供。後倭人入貢。舟因阻風。泊劉家河。入寺見木。問價。僧謬曰。若能造蓋後殿觀音閣者。當以與之。倭曰。我難久待。因與白金五百兩。後數年。倭復入貢。訪前僧已辭世矣。留寶作供。僧徒問香曷貴。曰。人死七日內。焚此香。死魂還體。聚窟洲所生還魂香是也。

◎籠係禽畜。【發明】彌正平賦云。痛母子之永隔哀

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慼衆雛之無知。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顛頓。感生平之遊處兮。若壎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兮。若胡越之異區。語皆悽惻。

徵事 鎮江鐵叅將部下卒。獲一鴈籠之舟尾。空中有一鴈。隨舟悲號。將登岸。籠中鴈伸頸向外大呼。空中鴈忽下。二鴈以頸相交而死。鐵叅將聞之大怒。同舟兵卒。各杖二十。

◎一微物未嘗擾人取戲故殺之。

徵事 周昂晝寢。梁有燕巢三雛。呢喃待哺。昂厭之。飼以蒺藜。俱裂胸死。後生三子皆啞。○陸孝政欲收一蜂房不可得。以湯沃之。死無遺者。後爲巨蜂螫死。○杭州覓橋民婦某氏。性惡蟻。每見蟻循行廚竈汙損飯食。輒燒殺之。又爲湯澆蟻穴。殺蟻無算。後生子方孩抱。一日偶出外。婦見床間一黑團。驚視之。則其子

也羣蟻攢噛無罅縫身腫爛死【附錄】正德年間北固山下有羣蜂擁蜂王出遊遇鷙鳥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文襄公一清聞之令家僮葬之表曰義蜂冢爲文以祭之曰嗚呼惟義與忠覩天蟠地忠表剛腸義昭壯志嗟哉賣降倡亂之徒陋矣五鬼三桓之變孰料義蜂猶知尊主不趨南北之衙甘伏君臣之義呼號積日似泣主之戮於非辜僵臥橫屍如從王之戰而失利依稀乎豫讓國士之風庶幾茂哉田橫門客之義余今舉而葬埋聊以風乎斯世誌此事見微物之不可忽也

◎日間無故釜踢家犬【附錄】康熙癸卯秋七月進士盧紘任江南粮道會有屬邑解到餉銀二百餘兩付該管漕粮掾張瑞昌暫存笥中忽失之疑其僕吳勤送捕衙訊究拷掠備至未得情瑞昌懼賠累哀訴於城隍神

次日瑞昌同房掾曹璘忽作神言，呼瑞昌曰：銀乃陸賢盜去，現藏樓下床底，上有瓦蓋，可速往取之。吳勤今日受累，亦是一段因果。陸賢前身孽重，投胎爲狗，吳勤不應將大棍擊之，又將滚水泡之。今日冤受酷刑，正孽報也。此事傳遍吳中，許太史感應篇詳載之。

○襄陽李信純家養一犬，字曰黑龍，甚愛之。一日信純飲酒城南，醉臥荒草中。太守鄭瑕出獵，見野草深茂，命縱火焚之。火大燔熾，犬口拽信純衣，搖之不醒。旁有一溪，犬乃入水濕身，近信純數步內，將草盡爲浸漬，火過濕而止。犬病甚，遂死。信純覺而知之，痛哭負歸，聞於太守。太守義之，具棺衾以葬，名其塚曰義犬。犬犬固賤物也，然我待以恩，則彼亦感恩知義。凌虐之加，固宜戒諸。

◎置買漁港爲業

每收港租五百錢爲一過。若買作放生池

則計價值百錢一功。附錄 周存喜放生。嘗作放鯉詩末云。倘若乘龍去。還施潤澤功。後塲中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苦於無結。忽憶放鯉詩。竟用二語作結。主司嘉賞得中。爲善獲報之巧如是

伎術行功格

總論 以伎術而行利濟之功。有此平人更易者。如醫之濟人。眞是實德。星相堪輿之勸人。乘機多便。蓋終身不煩費錢。而施被無窮功德隨時可見。不似平人之絀於力。阻於遇也。故聞鐘集取而特列焉。愚按徐氏家藏本。凡係醫者。於救濟條雜見之。若星相堪輿。則無明文。想統於勸化條之勸善阻惡。及言語條之心口如一兩訓辭矣。然特列一條。尤易觸目。謹參取聞鐘集所載云。**廣義** 爲醫卜堪輿者。其術未精。輕以行世。自利甚微。誤人不淺所宜痛戒。若術精而故以弄人。自壞心術。罪惡與陷害者同論。天必即以其陷人者陷之。莫謂冥報之無憑也。惟星相家。爲餬口計。取值無多。于人未嘗有損則不在此例。然術未精者。則可恕也。若其吉凶明知依違直說。詎不足取重于世。而一味媚人容悅。已之

立品。固不必言。而凶而言吉。禍而謂福。令人無所忌憚。則以滋人之罪惡者。其過有不勝言也。與醫卜堪輿之。故意陷害者。何殊哉。

醫士。貧富一體。細心審察。定方療。一輕疾不取酬一功。療一關係性命重疾。雖取酬准十功。不取酬者百功。

若待極貧人。并能施藥不吝。另論錢記功。雖止一劑。不滿十文。亦記一功。【增註】按格中尚有記過之條曰。醫家計利誤人命。百過。疑病妄藥。二十過。治病不用心。十過。蓋醫家肩操生殺之權。非其他伎術可比。爲功易。爲過亦易。可不慎諸。【徵事】金穰縣王叟以醫爲業。貧家病。雖夏日再三往。病愈不責一錢。其治藥最

痡泡洗不如法不以授人後叟夫婦年俱八十餘子四孫二十俱賢能遂爲著姓○山陰金軨號仰軒精保嬰術以濟世終其身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凡求治者郎急赴之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軨年八十猶步行曰吾欲使貧家稍受此半錙惠耳遇有危症貧不能服參者竟自備客投劑中所活者無計後軨享年八十有七夢金童玉女迎之逝異香滿室後代簪纓隆起○張彥明善醫貧者不受錢或反周之富者以錢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人有請者必速往不計遠近嘗雪夜赴人延請家人止之彥明曰彼病人輾轉牀榻可緩須臾乎一夕城中火起周廻燒盡其居獨存後子孫俱貴顯○許叔微常以登科爲禱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叔微自念家貧惟醫乃可濟人遂精究方書無高下皆急赴之所

活甚多。聲名日著。復夢神授以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進士。第五姓盧。唱名時以事故黜。陞許第五。上則陳祖言。下則樓材。以神語合之。較然驗也。○滑世昌爲醫官。常以救人爲心。鄂人德之。夜夢本州城隍來訪。言此地有非常之災。君家亦坐厄。上帝以君用心慈仁。多所濟活。命救爾一家。但耗財耳。然亦不至凍餒。來日夜半。火作風迅。延燒無筭。滑居烈焰中。闔家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數十。着紫衣。排列火邊。驅滑一家登轎。適空處趨避。相看如癡。莫知所以。黎明尋至舊居。已爲瓦礫塲矣。掇剔埃燼。得銀百餘兩。以資日用。始悟不致凍餒之言。鄉隣多燒死者。滑婦子僕輩皆全。僦宅城中。醫道復振。凡有危疾。捐藥救療。家業愈盛。子孫十世皆富。顏光衷曰。醫道之衰。同于貿販。每覩金如命。

視藥如金。誰肯時常捐濟。況耗喪之餘。方謀積聚。又誰肯不改初心。此天以火試之。卒以富倍償之。豈計較而得哉。○婦人楊阿剩自幼貧病。晚亦狼狽。臨終自語曰。我前身本一醫人。失于詳審。有一婦人。自稱病蠱。不能辨其是孕。遽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我一舉殺三人。陰官罪我。罰受女身。今已三世。恒爲賤隸。長困飢渴。多病少安。可語世之醫者。以我爲戒。○當塗縣有一外科姓徐者。醫富人江舜明背瘡。索謝已許三百金矣。攻瘡旬日。法當潰膿徐欲得謝。復以藥紙撚挿入。江呼痛。徐曰。當別以二十五金賜我。痛當立定。江之子大怒。堅不肯與。反覆爭論。乃許其半。時紙撚已入一更矣。及拔出。血湧如泉。遂死。江子訴於官。徐受刑將斃。行賄免焉。未幾徐病叫苦不絕聲。但云。江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令郎

亦殊誤事、如此數日乃死、韓子明曰、醫家中。惟外科尤多機險。富貴人遭之。鮮得平易放過者。儘有本可內消。而必令攻發。本可速愈而必令延長。使其痛苦不堪。然後漸與醫治。其意謂不如此、則手段不見。酬金難索。譬之波平浪靜。一豎子操舟足矣。雖長年老大。奚所取諸。惟當風波驚恐之時。乃以須舵工之得力。故外科醫人。欲得重謝。未有不於波平浪靜之中。用意麾爲風波者。余見之屢矣。豈獨徐醫爲然哉。敢以勸爲醫者。愼毋操此惡心。而富貴人識此情弊。其待誠實之外科。亦不可不有以從厚也○段承務者醫術甚精、居宜興、非有力者不能屈致、翟公巽參政居常熟、欲見之、託郡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來、一富人病、求段醫、段曰、此病非五千匹爲酬、不可、其家始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言、復以五十星爲藥資、

段復求益增至二百星始肯出藥載其所獲而歸申途夢一朱衣曰上帝以爾爲醫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心命杖脊二十既寤猶覺脊痛令人視之有捶痕既而家遭回祿憂恚而死○留餘堂拈案云醫人劉太初治薛司法妻差悞致死後數年白晝有緋衣婦人蒙首稱薛司法妻來求醫劉偶不在家人辭之劉歸途遇此婦叙前病症數劉用藥之悞劉驚駭回家入門而死謹按律庸醫殺人有故者斬其悞者以過失殺人論不許行醫然未有死法乃太初亦悞耳而死於此婦者何也葢其人必忽於審病輕於試藥其心幾以人命爲兒戲矣鬼肯釋之哉王法據理寛之而醫道始廣鬼神誅心嚴之而醫術始精皆主於救人而已矣又有詐輕爲重恐嚇錢財恃已專功嫉妬同道高擡體面忽畧貧窮讀書草率切脉粗浮藥味

不精以病試方送生入死諸如此類豈無若薛司法之妻者蒙首而隨其後哉醫仁術也孫眞人以之證仙許叔微以之登科其餘以良醫而子孫富貴者不可勝計無他內盡其心外精其術斯可矣

卜士常勸人免爭息訟斷祈禳勸人許願行善莫用牲殺一事十功

徵事　江右卜者張一元善揣測人意向推筭多不以法或婚姻交易諸事往往愛人客囑故妄其說而顚倒之未幾嚼舌而死凡爲卜者當以爲戒〇嚴君平賣卜與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弟惟是尋常日用因事指點雖終日談學而無講學之名此言卜所以必推君平也歟

星士算人壽命短促運限困厄勸人濟貧苦救物命延人壽算增人福祿一人五十功。

發明 昔郭道人精於談星，每曰，陰功可扶其算。吉人依舊無凶。又曰，隨時與物行方便，縱犯凶星亦不危。蓋實有此理也。惟精於言命者知之。○眞西山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其爲委之命均爾。然一爲獨夫之言，一爲聖人之言。何哉。蓋命一也。恃焉而弗修。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其言雖似，而其指不同。此聖狂之所以異也。今五行家者流。其工於推算者衆矣。然其於人也，有益焉。有損焉。知有命在。惟盡吾所當爲，以聽其自致。其順乎天孰大焉。非益乎。知有命在。覔忘乎惠廸從逆之旨，而苟焉以自恣。其悖乎天孰甚焉。非損乎。然

則以命語人亦豈易乎夫亦勉人以毋命之恃而惟命之安庶幾爲知命耳〇薛文淸曰星命家最悞人君子得吉卜固若常事而不廢修省之功小人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雖爲不義之事可無傷也恃此而取敗者多矣又曰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巳有人於此以星命家言之謂其有永命之壽矣然入水卽溺入火卽焦所謂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卽不焦溺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巳乎

風鑑術高勸人更換心腸相隨心轉挽回命數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一人五十功

【徵事】如劉宏敬所遇相者謂宏敬曰君財甚豐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宏敬聞而流涕相者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至於度量

尤寬。且有二年之期。勤修令德。與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祿。而況於壽乎。吾三載當復來此後宏敬以救蘭孫事。夢一衣冠者曰。君壽限將盡。某感君恩爲君請於上帝。帝許延君壽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敢以告。宏敬猶未甚信。後三年。相者復至。迎而賀曰。君壽延矣。請君自眉至髮而視之。宏敬側冠露額。相者曰。吁。是有陰德上動於天者。福慶蓋未可量也。宏敬以所夢告。相者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陰德故也。如君之德。宜有厚報矣。按此相士。豈惟術高。其存心立見。亦卓乎其不侔哉。

堪輿家爲人擇地美惡。直言不欺。一語終身如是百功

【發明】勞曾三曰。庸醫殺人。固是可恨。然醫誤止殺一人。若地師之殺人。并及全家。眞可畏也人生上爲先祖父母。下爲子孫。地理是第一要務。稍不愼。則覆亡隨之。人有不信地理者。何憒憒之甚也。昔朱文公不信術數。何嘗不信地理。然則擇地之法將若何。曰。先眼力。後看書。欲眼力高。必須驗舊地。猶之取科目者必須讀舊墨卷也。若堅持一說。怪而且僻。其不自誤誤人者幾希。

費錢行功格

大槪百錢一功。貧人極貧人偶爲之者。量力記功。雖十錢五錢。與百錢者同論。

總論 凡用錢施濟。第一要無吝惜心。第二要無好名心。第三要無望報心。第四要無自滿心。去此四心。則富者雖日費錢。自已常覺其未足。功德何盡乎。貧者或偶費錢。鬼神自覺其有餘。福報豈虛乎。然則功過格之論錢記功。不必盡以例拘。總視其心之誠與不誠而已。袁了凡謂善有半滿。譬如貯物于器。勤而積之則滿。懈而不積則不滿。其說甚確。昔有某氏女入寺。欲施而無財。止有錢二文。捐而與之。主席者親爲懺悔。及後入宮富貴。携數千金入寺舍之。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因問曰。吾前施二文錢。汝親爲懺悔。今施數千金而汝不回向。何也。曰。前者物雖薄。而施心甚眞。非老僧親懺。不足以報德。今物雖厚。而施心

不若前日之切令人代懺足矣此千金爲半而二文爲滿也故曰凡百行善貴求其源源者心也心旣盡未費錢巳爲功心未盡廣費錢僅爲半此惟明理者知之

廣義 内典曰施有四法不得上妙果報一爲欲而施二爲瞋而施三爲癡而施四爲怖畏而施復有三事一先多發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巳心生悔恨又曰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如宰官枉濫人民不順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是假名施又有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不名義施又有作諸福業惟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貧窮孤獨訶罵驅出不濟一毫此名顛倒作善癡狂修福圓照上人見人有飯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粮如欲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施須先

爲其大者。此等語。皆見權度之精。凡好施者識此。庶幾不致有施而失之枉濫乎。

周給合族宗親暨師友喪葬婚嫁及衣食不足。增註費錢行功格中。不及兄弟。何也。蓋周給同胞兄弟。是爲一體。情尤關切。未有能漠然視者。故但論事記功。不復以錢爲計。

◎救善人重冤急難◎免人民陷爲賤及骨肉分離◎周濟同里中極貧鰥寡孤獨◎周全窮途人士還鄉◎助貧人喪葬婚嫁◎扶貧人危疾◎爲極貧人代完官錢私欠◎布施路途乞丐廢疾年老者◎周全貧人不

得已乞丐仍令服業◎建義學教誨人◎建育嬰堂收養棄孩◎立義田義屋◎置義塚◎自建養濟院夏季五月十五日始七月十五日止冬季十一月初一日始十二月二十日止收養廢疾及年老無依者每人日給米一升錢十文過此二季聽其隨便趁活若能收養終身惟力是視可也◎凶荒設厰施粥◎疫癘設局施藥◎夏日施帳施茶◎冬日施襖被◎葬無主柩◎造橋修路疏河掘井◎修造大路

涼亭渡船。◎刻施善書化導人。◎刻施良方濟人。◎助

修積年傾圮聖神廟宇。◎買放物類生命。

彚纂功過格第九卷

閨門格（總論）

其功非筆舌可罄。至若不孝公姑。不親愛夫主。及邪淫無恥。皆王法所必誅。陰條所難逭。鄉里所羞惡。滅德喪心已極。不得僅以過目之矣。玆編亦祗在尋常日用間。大要取夫和順慈良。儉約端謹。爲婦女之恒德。一舉一動。非功即過。其間細微節目。始奉姑嫜。待子女。待婢僕等。有待於條分縷析者。槩從簡畧。可就男子格類推焉。○從古爲善。必自家庭而始。家庭須和氣多。戾氣少。乃爲鬼神庇佑。然戾氣之發。莫甚於婦人。小不能耐。便致家庭不睦。家庭不睦。即廣行布施。積億萬功德。無奈過之折除者甚也。是以禮經諄諄婦女之條。功過格特立閨門之訓。正以其

婦女惟守節最重。朝廷褒旌。鬼神欽敬。

所關者匪淺耳。爲男子者。固當誠心訓導。爲婦女者。尤須遜志聽從。虔奉此格。各自誠信遵行。合門好善。斯爲莫大之吉祥矣。○紫霞造福訣云。凡女人修善。不異男子。但女無外事。三從爲艮。躬自行善。尤貴勸雙親丈夫行之。經預思量者。卽與同功。若受婦女勸化而善者。其功比婦女自爲善倍多也。娣姒姊妹有善。能交贊其决。功亦相等。所貴歡喜同志。無妬忌心耳。至若孝敬聚順。則身所自盡者也。勤修不倦。仙佛可致。富壽康甯。何難得哉。每見婦女不守家法。誤聽邪師。會齋受籙。旣惹物論。亦無福利。甚非宜也。又如子孫有疾。祈神祭禱。動費數金。何如平日爲善救生。自得神佑乎。閨門內自有洞天福地。勉而行之。○女誡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磚。齊而告廟焉。臥之床下。明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習勞主

勤也齊告先君明當承祭祀也三者女子之常道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詬是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理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子清淨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宗廟是承祭祀也三者苟失何名稱可聞恥辱可遠哉○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婦德非才明絶異之謂也幽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曰婦德婦言非辯口利辭之謂也擇辭而說不道鄙惡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婦容非顔色美麗之謂也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不好戲笑是謂婦容婦功非工巧過人之謂也專心蠶績劬勞女紅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凡此四者言之甚易行之甚難子婦之大德也

一功 扶持父母公姑夫主危疾無厭倦心。一日一功。能十五日不怠另加十功

徵事 晉陵城東顧成娶錢氏女爲媳。順治甲午三月。瘟疫甚盛。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斃者。有巷不留數人者。令人神悖股栗。病者親戚不敢過問。成先得是疾。諸子及婦凡八人。俱伏枕待命。時媳甯母家。聞信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媳曰。夫之娶妻。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病甚。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隻身就道。成明見鬼神相語云。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不速避。譴不小。八人皆得活。○夏侯孝女者。滑州胙城人。父爲鹽城丞。歸喪明。貧無以自存。女歸邑人劉寂者數年。生二女矣。念父甚。請大歸。侍其父疾。寂聽之。既歸。事父母劬甚。事後母以孝聞。居五年。父歿。毀不勝哀。被髮徒

跣。躬負土作塚。廬其左。寒不綿纊。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門。後孝女率其女居母喪如母。益其感也詔表世孝門。○杜瑾爲武平令。忽病雙瞽。妻吳氏乃吳侍郎女。夜夜拜斗。祈告。齋沐毀容。一日遇方士爲之療治復明。忽不告而去。題壁云。吾紫府眞人也。特爲吳夫人救夫處誠降此

發明秦定叟輯閨訓載俞新妻聞氏之事。詳論一段。誠爲剴切。聞氏少年夫喪斷髮自誓不嫁。姑久病瘋。又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怠。晨漱口上堂。䑛其目。目爲復明。鄉人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母。秦先生曰。人家最苦是貧而復病。聞氏以家貧婦而姑病瘋失明。此病不是一月兩月可痊者。其苦與累。可勝道哉。聞氏手滌溷穢。漱口䑛目。毫無厭惡。惟致慇懃。由其心惟知痛姑之狠狽。不復念已之困苦也。人只有一個念頭。這個念頭。用在

姑。身上看他做了一個人。在床不能轉側。便溺不能自如。有目而黑白不分。有口而甘旨全缺。呻吟痛苦。夜以繼日。我是他嫡親媳婦。我若不竭力扶持。誰人肯來看顧。設使我亦如姑病困。我亦不能不望於婦。如此。轉展於中。自動哀痛憫惜之念。而已之困苦且相忘矣。若這個念頭用在自身上。以爲支撑人家。男子之事。今丈夫已死。兒子又小。如此半死不活之人供養之外。又要伏侍。日復一日。有何了期。不若另嫁他人。聽他自便。或只顧自己。全不料理。致姑困頓而死者有矣。由前一念。便是孝婦。由後一念。便是惡婦。由前一念。雖同是此境。亦覺相安。由後一念。則同是此境。而有一刻不能甯耐者矣○又曰。世有因親與夫之病而割肝割股。此傷生非理之事。斷不可爲。故不在旌表之例。夫手滌溷穢。漱口舐目。只此二事。能

效而行之。已。是能人之所不能。過人遠矣。常見割肝割股之人。多有拂逆夫與親之處。由他是出於一時感激。或僥倖與好名之心成之。是以如聞氏者。中庸不可能也。◎凡事必請命舅姑

夫主不妄自專。一事一功。【發明】內則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孔子曰。婦人伏于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事無擅爲。行無獨成。【附錄】陸麗京先生遺女。特作新婦譜。當贈奩。條析最詳。其首節曰。近俗不知道理。閨女出嫁。必要伊做得起。至問其所謂做得起者。要使公姑奉承。丈夫畏懼。家人不敢違忤。果爾。必是一極無禮之婦人。公姑必怒。丈夫必恨。羣小皆怨。且乘問搆是非。親戚內外視爲怪物。何人作敬。宗族鄉黨聞之。皆舉以爲戒。則世之所爲做得起。正做不起也。吾今有一做得起之法。先須要做

不起事公姑不敢伸眉待丈夫不敢使氣遇下人不
妄呵罵一味小心謹愼則公姑丈夫皆喜有言必聽
婢僕皆愛而敬之凡有使令莫不說從而宗族鄉黨
動皆稱舉以爲法則則吾之所爲做不起乃眞做得
起也又曰新婦之倚以爲天者公姑丈夫三人而已
故待三人必須曲得其歡心不可纖毫觸惱若公姑
不喜丈夫不悅則鄉黨謂之不賢而奴婢皆得以欺
凌我矣新婦之善事公姑丈夫也非止爲賢與孝也
以遠辱也

◎阻夫爲惡

一言一功若能致夫不爲卽照夫所欲爲之過准功如夫所欲爲犯
百過力阻之使不爲卽記百功

徵事 福淸文紹祖與
柴公行議親旣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
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
爲速禍卽娶柴氏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氏病亦痊

○樂羊子嘗于路得遺金以歸其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奈何拾遺金汙行。樂羊子捐于野而還。有他舍雞入園。姑殺食之。妻不食而泣。問之曰。自傷貧不能供具使食有他肉。姑慚而棄之。

◎**舅姑夫主。教導聽從。**一小事爲一功。

◎**妯娌姑妗相親相愛任勞推逸。**一日一功。

【發明】曹大家曰。婦人之得於夫。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我臧否毀譽。一由于叔妹而人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夫叔妹者。體敵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彰。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夫主嘉許。斯其美也

【廣義】顏光衷謂子之不得於父。或因後母。或母亡而父有寵婢。此時極宜小心。婦有小姑者亦然。要當一意。

承順爲主。愚嘗愛李鄴侯之告廣平王曰。但盡人子之孝。如艮姊者。惟是委曲順之。自可保全。眞善訣也。
因思婦女入人之室。面面生人。觸處荆棘。其所遭難處。常甚於男子。自非十分柔慧。安能善全。其間乎。曹氏女誡和叔妹一條。可謂言之精切矣。如云人鮮無過。室人和。則謗掩于內。離。則惡揚。故須使之同心。若致乖傷。此蠢愚之人也。斯言何其洞晰事情乎。每見人家同儕聚處。不能謙順。或率意徑行。以貽罪咎者。比比而是。謂之蠢愚。誠切當也。昔賢論大臣處陰小蒙蔽之時。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有以孚信于人。使衆志允從。則何事不濟。是道也。豈惟朝寧之君子宜佩之。凡値難處之家庭者。其境相同。亦不可不識此也。以至誠之心行之。斯乃福德人所爲即不以至誠。而得此委曲之術。亦不失爲明智。夫柔

慧之與蠢愚二者孰得。人宜何處乎可以思矣。

◎待親戚隣佑往來禮文周洽款節各當。一事一功。

三功 貧婦勤務女功得錢以供養舅姑夫主。一日三功。爲教子延師者。一日一功。

做事 淮陽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屬之曰。吾生死未可知。獨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我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紡績織紝以爲養不衰。父母哀其少。將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旣諾之矣。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自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止。卒養其姑二十有八年。姑八十餘終。盡賣其財物田宅而葬之。終奉祭祀。淮

陽守以聞詔賜黃金十斤復其家○漢水楊孝婦適寒士雍有章有章早逝矣不他適及囊篋傾空姑老且病媒妁日至婦曰人之所慕者色耳妾恐棄晚年之姑忘結髮之夫蒙面事他人乎乃自斷髮喪面以婦功自給養姑六年姑死禮葬之有賊竊其所藏梓潼帝君遺陰兵執賊于市持所竊告于人曰此孝婦楊氏物也○章憲文妻董氏早喪父甫十三來侍姑莫斗室中寂不聞聲十九始廟見憲文已爲諸生出館穀餅粟無兼旬早夜紝紡易米炊進其姑婢餘鐺底焦飯乃自食之翁竹梧公雲鳳性嗜飲念無資每呼新婦晚且止酒氏必曰酒已溫矣實未嘗酤也密遣隣媼急賒取滿壺佐以菜菓家故有錫偏提時質酒家而薦瓦缶翁問故輒佯解之奩蓄一鏡典錢不能取取盆水自照而已夏帳冬綿必先取適于姑嫜

家數遷徙艱苦萬狀甑釜餅鉢刀砧床几之類一一親自檢括手挾老人行煢然無一婢僕然晨昏之養無缺及憲文舉進士奉至京邸復至淮稍得奉巵上壽而翁病姑繼之氏夜不交睫起坐展側跪而扶之翁至哽咽泣謂而爲婦廿載餘艮苦願而有婦如事我足矣里黨稱其撑持貧苦久而靡息眞孝婦之傑出者

◎見夫有憂或怒善爲勸解

徵事 唐長孫皇后性儉素好讀書商確獻替禆益宏多太宗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鞫因命囚繫俟上怒息徐爲申理由是宮壼之中刑無濫枉太宗一日罷朝怒甚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故帝曰魏徵每事廷辱我后退而朝服立於庭帝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帝怒遂

釋。又房玄齡以譴歸第。后疾篤。與上訣。徐曰。玄齡事陛下小心愼密。苟無大過。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于九泉。誠無所恨。及崩。太宗哭之慟。或有以天命止之者。太宗曰。朕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

五功 公姑有急。出奩物應用。一事五功。被典賣不還而無怨心者。另記所値百錢一功。

◎夫性粗暴。每事能委曲善處。一事五功。

徵事 和州有一居民養鵝百餘隻。偶一日食其親隣稻穀。隣打殺其鵝至五十餘。民婦見之。始亦怒。次乃思曰。設我與彼成訟。力亦能勝。但所費必多。且我夫今已醉臥。設若知之。或起毆打。尤爲不便。遂命家僮收拾死鵝醃之。次早隣人

忽自暴死其夫醉醒聞而嘆訝婦乃以昨事告之夫太深感曰汝若昨爲我說我乘醉力必毆打之不幾成人命乎乃設酒肴集親友爲慶共美婦之賢唐時曰養鵝非善事隣人一怒髮五十命凶惡相當鬼神原欲並誅賴婦人一念能忍在惡業中遂能保全夫之身家性命眞是回天之力凡爲人婦者所宜視傚也

◎祭祀主中饋致敬盡誠

十功 勤儉操家照管周備內外歡悅經一年爲十功 徵

事 張孺人者醫正蔣康齋之配也康齋以醫自業家事有無一切不暇問而蔣氏故貲又素薄張爲之躬操篤鑰撙節盈縮卒能化匱爲豐又時時潔酒肴饗賓客無吝色康齋是以無井臼之累而得專于醫爲時聞人張性仁儉

嫁時一簪一珥悉易為紡織之具勤于女工率至夜分天未明則起矣晚年受諸子供養每進豐膳必戒曰毋以奢故耗產年八十餘耳目行動如常躬率女僕春秋蠶織未嘗以老自休居常撫諸子孫及臧獲顏色溫然未嘗見其叱咤聲也臨終呼諸子孫訣曰汝兄弟叔姪必相與和睦持門戶吾其瞑矣嗚呼孺人始終以持門戶為心為婦于家猶為臣于國若孺人豈非所稱公忠盡瘁者乎○高安令朱道行妻祝氏少伶仃孤苦年十三即歸朱依其姑吳氏勤慎當吳意姑婦也不啻母若女家貧無他臧獲吳淅米祝炊薪吳操臼祝汲井吳縫紉祝澣滌衣食之需皆手出之吳性儉爇燈撚草細如髮為省膏也爇茗不更舉火出諸飾甕家法類如此吳以是傳祝祝以是傳其婦徐三世恪守如一日祝之夫及徐之夫父子同

年舉孝廉門闌始大祖孺人操作如故客有使可高
安公者值他往欲傳致內適祖孺人提甕出汲衣大
布衣足躡芒履客使謂爲家媼曰媼爲我傳語太夫
人安在祖曰我是也使大駭自愧口失言孺人之事
其夫也有順無拂卽與兒媳若孫男女語先爲温顔
笑容語乃發馭下亦然終其身無怒色毋論詬誶鞭
笞也隣媪及稺子至稍與棖粔之屬乃快垂老猶手
自炊薪具食雖盂羹孟蔬計家口多寡無貴賤少長
必均適口宗戚閭黨有貧者周其急脫衣飾勿靳惜
遇祭祀辨明起灑掃庭戶滌几席治膳必潔且熱曰
鬼何知食惟得氣爾貧家縱不得明潔豐盛奈何不
以氣妥先靈乎常茹素勿殺牲著爲訓示後人古所
謂温良恭敬寬裕慈惠若祖孺人眞無忝矣道行與
子同發示子書曰家本寒儉幸父子列衣冠此三代

母德所致蓋指其祖母金及母吳及室人祝云爲夫稱舉之如此誠有以心服其賢也祝之婦徐氏亦賢克承其姑徐故習豐腆既歸儒門貧若固有躬役柴水及絣絣細務不遑朝夕所生子女左右抱持嘈啐索食艱苦備至自始迄終理家務勿使身有餘力匧有餘貲迨稱未亡人喪葬婚嫁數大事並舉力不勝枝梧多貸錢每當歲除索者盈戶外徐孺人躬竭蹷于內勉其子館穀于外凡六年貸錢清其子一是字近修登壬午賢書近修常述館于葛氏時一日歸廚無握粟僅餘糠粃三升雜以鵞腸菜作餅余及妻妹對食味苦澀妻且咽且吐惟食母以四粉菓母半與幼妹易餅食之曰兒誠孝是亦甘旨矣姊壻祝緝季聞而嘆曰賢哉朱子母日用錢十五文日不再火夜無膏鬻晦輒息其貧如此而母安之卒能清其逋豈

非。難。哉。朱氏累世皆賢配。嗚呼。可謂盛矣

附錄 戚母周氏。進士戚如圭母也。少喪父母。以孝聞。旣歸戚生。姑高夫人臨諸婦甚嚴。無當意者。母始盥饋則悅之。巳高患風痺。母與俱臥起。扶侍終其身。其後戚生卒。四子一女皆幼。爲生難。母攻苦食淡。最諸子。于學孝經論語卒口授。米。鹽。薪。芻之問。不至於其耳。就外傅反面。必課所業。問所與居遊。爲兢兢。勤女事甚力。諸子。日晨省。巳。僕僕。筥。箔。閒。理蠶事。夜分誦習。倦欲寢壁後。機杼聲。軋軋未絕也。絲入衣不足。又縷絮緝絁佐其闕。天暑汗浹背不休。諸子勸少憩。則曰吾職也。其敢廢乎。性慈祥。雖呼指僕婢。如恐傷之。歲時祭享雖甚病。必自力供具。晚歲如圭舉進士。次子遊太學。閭里相慶。而母泊如也。按戚母。爲大儒呂成公所稱以爲女美婦德母道三者兼之。即其辛苦持家。無纖

毫求適之意。非自强不息者曷能之。

三十功　父母貧困。勸夫迎養送終。一年爲二十功。能盡孝者。另逐日記功。

附錄　緹縈。太倉長淳于意女也。意犯罪當刑。有五女。相對而泣。意歎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緹縈傷父之言。隨父詣闕上書。願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改過自新。漢文帝憐之。釋意。秦定叟曰。人家父母生女不喜。只爲緩急無可使五字。人家女子不能盡孝。只爲無傷父之言四字。試思父母鞠育。男與女同。乃男成人而娶婦承祧。女成人而于歸他室。罔極之恩。何處可報。世間女子。習焉不察。常有以嫁贈不足。反怨懟其親者。弗思耳矣。今勸舉世女子。無論父母無子。如淳于之當刑。應動傷父之念。即父母有子。不至如淳

于之當刑而緩急無可倚之時一生何啻千百已爲父母之子而或絕不相聞而或聊爲承歡老親皇皇一身安坐苟一自反何以自存夫不能自存之心卽傷父之言之心也苟充此念卽爲緹縈不難卽不爲緹縈相去亦不遠矣○又曰天下女子但知有夫不知有父母但知顧子孫不知報父母習染日深至在家時以傳舍視其家出嫁竟置父母于度外以爲此昆弟事非我女子之所知也父母之家若有可欲則曰我獨非父母之所生乎則起而爭之父母之事若有相涉則曰人各有家安能兩顧稍稍分憂卽有德色在爲賓爲主之間操可進可退之勢無怪乎兄弟以姊妹爲蠹客父母以生女爲贅疣生女之日弔而不賀殘忍之太至以溺殞有父子之親而忘恩義之實良可悲也余沈姑母博通經史善事舅姑每語余

曰。自恨爲女子。不能竭力事父母。一生精力。爲他家作計。不能不爲歎然。巳酉歲葬先祖荆涵公。姑年巳七十餘。術者以生命相尅。戒勿臨穴。姑卽泫然慟曰。脫我爲孝子。亦將不臨穴耶。立命肩輿。卽登山俯伏悲號。嗚呼。此豈流俗人所見及哉。

三十功 父母公姑無故暴怒苛責而能順受無忿色怨言。一事爲三十功。

徵事 程彥遵事母至孝。母性嚴厲。惡彥遵妻。逐出之。彥遵方壯年。承順母意。終身不娶。其妻賢而被逐。略無怨語。歲時問安。盡禮不輟。獨居守節。始終不改。士大夫爲作孝烈傳。噫凡爲婦不孝有可逐之罪者。當其未逐而先有怨恨之言。眞程妻之罪人矣。

發明 泰定叟曰。大抵父母舅姑不能無偏

爲子與婦者。惟有下氣怡聲。以異父母。舅姑之憐。而愛之。不可但見他不是。似乎相抗以重其怒曹大家女誡云。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秦先生推論之曰。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故其卦爲睽。大約天下高明之人。能容柔暗陰性柔暗。多不能容婦姑同處。易生嫌隙。非必皆一人之過也。今世婦人。中才以下爲多。中才以下之人。不能見已之過。極易見人之過。彼此各見其過。彼此皆不能容。然婦姑不相能。而每責婦以不孝者。此天下之大義也。父母未必盡無過也。父母有過而爲子女者欲與之持平。可乎。聖人只教人恭敬謙讓克已自反。並不曾教人必與人持平。與常人且然。况于

舅姑。乎。按白文順受無忿怨。兼父母舅姑而言。若女誡則專為婦之事姑者言之矣。要之無過苛責。以母加女。則為偶然之事。以姑加婦。每多成見據胸。此在為婦者尤難也。夫為人婦者有婦之道。為人姑者。亦有姑之道。婦以順受為功。姑必當以苛責為戒。功過格因有子女條。故閨門格中。不及為姑之道。然姑乃婦之表帥。關于家政不淺。愚敢于此條之下。特誌閨訓一則。願天下之為姑者。謦聽焉○甄后事寡嫂謙謹。母待嫂過當。后數諫母。兒不幸早終。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母感言流涕。秦先生曰。嗟乎。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女。此待婦名言也。豈特待寡媳為當然哉。余觀人家女子。遠父母兄弟子。然一身。仰庇舅姑。托身夫子。其情亦大可憐。為之姑者。當念其未諳家務。曲為教導。舉目無親。曲為周卹。

一切事務只宜恩過于義使爲婦者忘離新之苦有依戀之誠即一家興隆之基矣有等婦人傲僻成性不知教婦初來之方以爲爲姑必須嚴厲則婦始畏懼過爲矜莊動加裁抑俾無容身之地積成睽隔之形甚至偏聽子女縱容婢僕咆哮終日咒詛不堪致使婦之强者忿戾以相持弱者飲恨而致疾子之不顧名義者佐婦以懟親子之稍習倫常者愁居而懾處一家如此亦何吉祥之有哉我正告世之爲姑者人家媳婦上承宗祧下蔭苗裔祖宗子孫賴之關係非輕降生身父母之服行舅姑三年之喪離父父我離母母我情義非輕我昔離母家情緒皇皇冀人撫恤豈子婦獨不然乎接引誘掖正在此時我欲用婢僕委以重任必加深恩豈今子婦反可輕乎撫育顧復正在此時如此而子婦不勸者未之有也古人云

爲人父止于慈。余謂爲人姑亦止于慈而已。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女子性氣。大概柔弱。初爲新婦。膽力未充。如離羣之鳥。進退張皇。相其行藏。嬰孩不遠。祇須示之以所未曉。悉之以所未知。一止于慈。恩過于義則親情自浹。教亦易施。不必過于作意。反使情義乖違也。世人多昧爲姑之義。至使相傳見姑如閻羅。玉焉都盡。良可歎也。○愚按秦先生之論精矣。因更取如提學歲考秀才。如親臨上司。使一家藹吉之氣。索盡倫格中子女條讀之。見其間以任意苛責爲戒者。不一而足。孰謂爲姑者。不有明訓之宜凜哉。◎

遇事輒勸夫爲善及贊助夫爲善。經年無怠。一言一功外。另加三十功。發明　明太祖嘗述高皇后之德。謂侍臣曰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永樂后徐氏嘗

諭諸命婦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衣服餽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矦夫人及大夫士之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于詩歌有載諸史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

五十功 妯娌和睦終身無間言。若待已非禮而能順受者每一次加十功 **徵事**

唐張孟仁妻鄭妙安仲義妻徐妙圓皆敦義睦徐富鄭貧各忘形迹從不以相形介嫌恒于一室紡績有所饋俱納于姑臨用則請取之不私為己物也鄭歸甯徐乳其子徐歸鄭亦如之不問孰爲己子子亦不知孰爲己母家猫爲人竊去犬哺其兒人謂和氣所感太平間表其門曰二難以爲妯娌師法 **附錄** 昌化章氏兄弟俱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一子未幾自舉一子弟曰兄既有子盍以所抱與我兄以告妻妻猶

在蓐乃曰未得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謂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甯以我新生與之弟不敢當嫂竟與之二子皆成立長曰栩次曰詡栩子樵櫄詡子鑄鑑相繼登科睦姻之報如此顏光衷曰婦人私子至切況又艱嗣乃肯捐以與叔哉其娣姒之一體不言可知矣若不忽棄嗣子尤人情所難能也

◎**終身綦縞自安不服華飾**

【徵事】唐正之妻王氏貴家女也奩粧極盛既嫁見其夫家素尚朴雅遂解去其所御金簪珥而裝其華衣若以盛麗為愧也正之亦世家子祖為給事中父為郡守兄即荊川先生科第奕世不乏使令而王氏于中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婢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為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据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真難及矣

【附錄】宋朝立春日

翰林書春詞剪貼于禁中門帳溫公承旨其詞皆寓規諫皇后閤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縷須無煩刺綉文曾在蠶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大賢用意雖小必有深情母后不敢恣為華飾凡為閨閣者可知。

【易】舉止端詳。不妄言笑。謹守中閨。不輕露顏貌【發明】曹大家曰。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所謂得夫。非佞媚苟親也。專心正色。秉禮居潔。耳無妄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羣輩。無闚視門戶。此可以得夫矣。動靜輕脫。視聽偷狹。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言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非專正之道也。

◎助夫主以義

方教子成立。增註渾擧言之故列百功或以日計或以事計則備於男格子女條至如造就子孫爲盛德大器則不止于成立其功又加記矣

徵事蘇明允洵妻程氏好讀書識大義明允少豪不悅學中歲發憤思自力念無以爲生程曰吾苟務學我不以治生累君也罄服御鬻之治饘飦而明允得篤意於學二子軾轍幼親教戒之曰汝讀書勿效兒曹輩欲以書自名而已嘗夜讀東漢范滂傳軾慨然起跪請曰兒願爲滂大人許我乎母喜曰汝能爲滂吾不能爲滂母乎後二子皆忠直敢諫諍母教然也夫人善轉移治生資饒給則嘆曰積之且將愚子孫諸族婣孤窮者悉嫁娶賑濟之人有急周焉長公一生達識疎財蓋亦有所稟承云

發明勞曾山曰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

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孫之過亂內外之別嫚帷簿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俱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各盡其道而家道正也故曰家不難於有嚴父而難於有嚴母不難於有嚴母而難於有順父之嚴母父所振飭母奉以行而後家道之正無或有不正者以敗之其嚴也乃所以爲順也故彖傳曰嚴君而六四之傳曰順在位苟或不順是二君也其能治乎○顔光衷曰婦人深愛而不知大義見己子與他人子或同姒之子相爭競則必占已恨人即自家子而少長互異偏護過多不知教以禮遜致積相讐恨家門不睦或見丈夫責子又與作鬧意欲樹恩甚則欲其子不孝父而孝我者有矣夫不孝父豈能孝母又偏愛之子反多驕蹇刻責之子實爾孝順而意向既乖不自知也

且復轉其夫縱之。如此則賢愚是非。安得不顛倒哉。故婦人之慈。過於丈夫。而其猜疑同異。亦復甚於丈夫。若夫若子。復不知大義。則爭鬭立見。尚須自克其偏心哉。又曰。有子而朝廷賴之。鄉里愛之。宗族親之。則愛子至矣。不然。而一母庇之。叔伯兄弟惡之。鄉里斥之。或至破家蕩產。凌競取禍。可謂愛否。故不可不知大義也。

庸義 泰定叟曰。人家興廢。全看子孫賢愚。子孫固須自教。然師傅必不可無。婦人知敬重師傅。尤是第一。正務。蓋男子只綜其大概。館中飲食起居。檢點周到。全在婦人。又孩子以母旁爲逋逃之地。母性嚴明。便無規避之方。教自易施。嘗見人家。丈夫極敬禮先生。婦人却全不照料。丈夫極重望兒子。婦人却一味姑息。此最害事。余有一友係農家子。其母每於先生初進館時。預織綿紬一疋。自送先生云。願先

生加意敎訓兒子。其子後卒登第。此母平日待先生可知。一友訓一頑徒。大用夏楚。其性稍馴。此徒忽病病痊進館。使者白曰。主母拜上相公。甯使官人讀書無成。求相公免打。其子竟不通終身。此二事。余所目擊。特舉以告

世之爲母者。

◎**父母不發奩資出嫁無怨望心。**

〔發明〕男子仕而事君。身非親之身矣。女子嫁而從夫。則此身爲夫家之身。故父母生女。視爲虛花。誠虛花也。衣之食之。敎之誨之。孩提抱持之。疾病保護之。費幾許恩勤。無非爲他家鞠育。女子而思及此。有不愴然于心者哉。即使無纖毫之奩贈。其累父母于未嫁之前者。方不知所以報之。而尚忍有計較之私。責望之意。斯女也。豈復能孝公姑。事夫子哉。然而世風之偷也甚矣。不惟爲女者以粧奩爲固然。凡爲公姑者孰不以望

於其媳。凡爲丈夫者。孰不以望於其妻。胥家庭爲言利之家庭。而欲求戾氣不形。和氣致福者。未之有也。

○合下一條觀之。一則致怨於夫家。一則致怨於父母。無非於利上起見。強者絮叨而悖詞。弱者悲傷而飲泣。竟不思巳之報父母者當若何。巳之事公姑者當若何。而惟于父母公姑之待巳者。恒介然而不能釋。此雖性情之離。而未始非習俗之蔽也。非明於大義。純然孝誠者。豈易言無怨哉。

◎公姑娶婦不成禮不出怨言◎執喪營葬助夫盡禮◎夫處貧困能道義慰勉一無怨讟。

【徵事】桓少君。鮑宣妻也。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妻之。齎資甚盛。宣不悦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貧賤。非所當也。少君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

故使侍巾櫛既事君子惟命之從於是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衣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京兆尹王章貧時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而泣妻謫之曰仲卿今京師尊貴列朝廷誰能踰仲卿者郎疾困當激昂自起何當效兒女子涕泣相向耶章悚然起卒成名○龍游徐孺人父初歿母欲許富家兒緩不成服孺人號慟欲死母乃止既終喪信安劉必明知其賢往聘之無何劉得暴疾將危親戚咸爲憂之孺人曰已許嫁矣復何疑劉病愈乃歸焉頹垣敗壁蓬蒿蕭然孺人機杼佐之雍如也劉有弟富以孺人託其弟遊學遠方弟不能養孺人與一婢績紉自給嘗遺書於劉曰老樹一株綠陰滿窓頗足自適幸無念我終不言弟過劉後歸一日懷白金數銖徐怒曰妾以君爲賢者

今安所得金乎劉出書則諸生所具束脩也乃受之劉爲安鄉令卒士友私謚曰廉靖先生妻之助也

進士陳志行其配曰董恭人當志行爲諸生貧特甚居荒村中時時午不舉火志行常喜酣歌以舒其不平經旬鉠不能供時端午節出戶見村人蒲觴碧黍紛相問也志行發憤曰佳晨遂無一觴妻孥樂乎入見董恭人無慍色志行喜曰此眞吾妻矣日煮野菜羹相勉曰他日無忘此滋味也志行歷仕郡縣以廉節稱亦恭人有以相成云高景逸先生曰今夫豪傑之士當窮困無聊時不難浩浩遊人世間彼俯已自視固知其不終是也顧獨難於入宮見其妻室人之謫詩人咏之所從來久遠矣豈獨買臣季子婦乎志行荒村五日何異陶令重九籬邊彼其夫耕婦餉此乃夫讀婦炊曾怡然不以爲意令其君子意韻自遠

卒成令名。宜志行之不挫。不撓。爽然於富貴之際也。恭人之功。豈眇小哉。◎夫貴顯後不求紛華沾潤。成夫廉潔。

（儉事）羅公雙泉之室李宜人。本宦家女。既歸雙泉。莅故寠。雙泉以諸生遊學於白河。宜人匍。匐。憔悴。以佐朝夕之。急雙泉舉進士。歷郡守。清介自持。宜人小心奉約束惟謹。其苦楚淡泊。如在白河。時至雙泉解官歸。宜人篋中。皆故貧時物也。無一增者。雙泉爲兵曹時。闔璀張甚。雙泉以奉法數忤璀。璀銜之。數使人伺雙泉。雙泉於是日夜留曹中治文書。不敢歸。而室人獨擁戸。爨馬矢。買魚肉以餉雙泉。而自與諸女。婢食脫粟。或雜以稷菽。有旬日食不肉者。璀伺之數月。亦竟無所得。及雙泉在鎮江。宜人携女奴。日往後圃。擷野蔬而食之。嘗從諸寮婦飲。諸寮婦皆冠珠翠。明鐺釧金

纍然宜人凡再受封至不能具冠又獨衣故貧時衣以往逡廵席間諸寮婦以爲苦也客勸以賂宜人矍然曰吾安得聞此言且不知吾夫耶已而女騶有私獻金器飾者葢乗雙泉所不覺也宜人痛訶絶之曰而不知吾夫耶唐荊川太史曰余觀李宜人行事爲之慨然而歎葢嘆吏之漬于墨而潰其防也然而潔志好修之士不宜如是其少豈亦有所累焉而不能自免歟且夫陰柔之性嗇而躭于飾牀第之言昵而易以售向非剛士孰能自免于此即有能免于此而或窺隙揣室乗其耳目所不覺而陰入之賂幸而覺之又牽于愛而有濡滯不忍之心往往壞名而失志以致于敗可憐也巳故內有采蘋之節則外有素絲之風內有交徧之謫則外有終窶之怨雙泉公固潔志好修剛而不惑者而宜人之助益亦多焉○李文

節致政歸卒之日所遺宦槖僅四十四金語林夫人曰以二十金治木以二十四金治喪夫人唯唯惟謹時泉州守蔡公公所舉士也覔上次二副杉枋以備夫人選用林夫人致謝曰治木治喪太師原有成命侈豈不知太師生平乎往復再四夫人終執前議蔡公曰昔門人欲厚葬顏淵夫子不能禁豈某麈守玆土而敢以儉薄待吾師乎夫人鑒其意腆篤因命其次者夫人生於永春之名族乃翁生而奇之嘗走郡城訪知友許東溪爲覔快壻東溪即以文節對時文節年十四東溪遂爲訂盟與文節公砥礪淸苦窮達始終若一可謂賢配矣

附錄 曹女者尚書郎脩古女也脩古知興化軍卒官僚吏醵民錢三十萬致之曰以供窆女曰父奉身約而廉今亡矣葬之豐儉獨稱家有無治具而受私遺焉非父志也告其母辭焉僚

吏曰即營葬有具請以嫁公女女曰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父殁用於喪且不敢而曰以爲嫁不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遺不亂常位乎卒不受君子曰知禮

三百功 懷孕時加意敬慎口不發惡聲耳不聞惡事目不視惡物不妄飲食不妄勞動常懷敬畏天地和好一室慈愛物命等心數月中無少怠

徵事 太任者文王之母也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教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易簡錄云凡受胎三月禀氣未定逐物變化故妊娠者須常聞賢人君子嘉言

善行。調心神。和性情。謹嗜慾。節飲食。愼起居。庶幸淸淨。則生子端正壽考。和順安祥。聰慧無疾。所謂胎教也。有此根基。則日後培養自易。欲昌大其後者。當于此留心焉。【附錄】產寶有云。婦人受孕之後。最宜淨房幃。兒不受火毒。今世男婦。受胎之後。不異寢處。蘊火害胎。且夫胎元之形。僅一臍帶繫母左腎。名紫河車蔕。甚微甚脆。孕婦謹愼起居。胎元安穩。猶菓熟蔕落原無艱難。若不知禁忌。蔕斷腎傷。猶擊撥生菓。墮損可虞。尚愼之哉。

◎化夫主行仁成德。

【徵事】呂氏許升妻。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呂勤業。養姑。數勸升修學。每有未善。輒泣涕進規。呂父惡升。呼女改嫁。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閨訓曰。近世子弟。從父母之言。不如從妻之言。所以男子婚後。每有一番變易。所苦女子又多

失教。不能相夫之善。而反長夫之惡者。多矣。世之女子。須知丈夫爲終身所托。關係匪輕。所遇果君子也。當敬。而勿違。如不幸而遇許升。毋忘升妻之行哉。○况日宣曰。世俗之爲夫婦者。不過惑溺于私。狎昵子欲而已。離居眷戀。其所屬望者安存。晤對綢繆。其相勸勉者何語。甚而父兄教督。床第非所樂聞。師友從遊。閨幃若爲恨事。不知夫子揚名。分榮不少。良人敗檢。貽慮偏多。故識大體者。勿徇目下之歡娛。懷永圖者。必策終身之究竟。箴規庶以不忘。匡贊于焉攸賴。

◎視庶出子如己子。撫養教導成立。若不令認其生母者。非。前妻所生子女同。

（徵事）鄭夫人。太保李公繼配也。生一子繼先。即爲太保納側室。生子繼光。親抱育之。繼先爲吏部主事。欲得母金釵爲長孫納婦。不許。後出以助繼

光婚或問之曰繼光無私財且孫稚子耳進之可也繼光稍營家産母不悅曰我常憂吾家福優於德今復求增乎八皆以夫人爲識大體尤可爲嫡庶異視者法○芒慈母者魏芒卯之後妻也生三子前妻子五人皆不愛母而母遇之甚厚凡衣服飲食起居較三子必過焉加恩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朝夕悲哀勤苦以救或曰子不愛母何憂勞如此母曰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繼母而不愛其子可乎遂力懇魏王王高其義乃赦之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因以禮義訓導八子皆爲魏大夫卿士○翟母者翟方進後母也方進年十三失父辭後母欲西學長安母憐其幼不忍也隨與俱方進出從博士受經母織屨給其資用十餘年不怠後方進至丞相封侯供養勤備焉○陳文矩繼室李氏字穆姜

文矩爲安衆令卒官時穆姜有二男而文矩前妻四子逆穆姜溫仁慈愛衣食資奉皆兼倍所生前妻子不變或勸令別居避遠之對曰吾方以義導之使自改何避也及前妻長子興疾困穆姜調藥膳必親恩厚勤備興大感旣瘳呼三弟告之曰母慈仁出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則已泰矣皆自詣南鄭獄陳母德狀巳過乞刑郡守表其母旌廬後四子皆修華爲良士○秦閏夫繼室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閏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屬之柴氏鞠育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人而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引次子詣官曰殺人者我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鞫之至死不易辭官反疑次子非柴出訊他囚始得其情歎息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

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上其事旌表復其家。

廣集格之訓詞僅舉庶出子與前生子。娶之姑之視媳皆可援此條也。婦人之性。大都非所生者每異視之。故愛其女而薄于媳者。比比皆是。吾深有感夫鄒女之言焉。鄒女名瑛。前母生一子。娶妻荆氏。為母所惡。飲食不給。瑛私以巳食繼之。母責瑛。跪而泣曰。女他日不為人婦耶。有姑若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嫂二親日蹙。憂女之眉耶。其母乃稍止。秦先生特設一話端云。或問鄒瑛設嫁到人家。是前妻之子。其姑虐使之。瑛母之論當如何。曰瑛母必大有明白道理之論矣。必說人家媳婦。總是一般。你他日身死。他不披麻帶孝麽。人家兒女個個疼的。你女為人作賤。你不難過麽。必說人家奴婢。尚須好看待。豈有媳婦如此磨滅。必說自已埋沒本心。傍人豈無耳目。必說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汝厚待自已子女。處置前妻媳婦。汝之子女。必遭折罰。凡此諒瑛母所必有之論也。然而責人則明。自鑒則昏。此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所以難也

○又曰。人家繼室之姑。大率與媳年字不甚相遠。已年輕。則疑重之處自少。媳年長。則畀異之念亦微。雖尊無二上之義。千古爲昭然。家庭之間。以恩掩義。謙尊而光。亦見大者所當知也。余女適查氏。姑爲林孺人。待前母二媳。慈愛無間。二媳恭敬至老不衰。余偕讓木嘗語余曰。老母自云。生平常視兩嫂如妹。未嘗以姑自居。余爲之慨然曰。母賢明若此。宜兩嫂之恭敬不衰也。今之年少而爲繼母者。尚亦深味此義哉。

◎**夫之弟妹子姪。幼失怙恃。留家撫養成立。不異已生。一人爲三百功。自已弟**妹幼孤。能勸夫收養成

徵事

立。及公姑年老疾病能代撫其弱子幼女者同。

鄭夫人者、韓文公愈之嫂也。榮陽人。爲昌黎韓會妻。愈生甫晬、失怙恃。嫂鞠之。甚恩。念寒而衣。念飢而餐。劬勞閔閔也。愈未齓從兄官泰州。兄坐謗遷韶州以卒。去故鄉萬里。幼孤滿前。不能歸鄭。拮据誠至。竟以喪返葬。春秋霜露。薦享韓氏祖考如夫存。遭時艱避地江南。零丁孤苦。撫其子指愈而泣曰。韓氏兩世獨此耳。流涕滂若不自勝。日誨導愈。勖之成。後退之成立爲大儒。嫂之力也。爲嫂服朞。自退之始。○歐陽氏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沒。遺一女名閨娘。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足。乃以己女分隣婦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于閨娘每倍厚焉。女以爲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忠臣後判清河。二女

及笄富貴家多求忠臣女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卒先閨娘粧奩極盛送女之具不及焉秦定叟曰凡婦人之孝能于生前盡色養死後潔粢盛足矣此則全是舅姑亡後委曲體心眞可謂難能者矣余于數事之中尤服其因乳不足以已女分隣婦乳而自乳閨娘夫于此等處尚遠已女而親姑之女則其用心隱微一種眞眞公忠孝義粹然純白之衷更何間然世俗惡薄每見小叔幼姑動爲兄嫂疾視以爲多此一事以累我曹者歐陽夫人之行豈非曠代所僅見哉○漢州陳堂前者陳安節妻王氏操行爲鄉人所式皆呼之曰堂前堂前者里俗尊母之稱也年二十而寡奉舅姑孝幹家有法家日裕舅姑安之時小姑尚幼堂前鞠教之及笄厚齎資遺焉舅姑沒小姑求分財盡室中所有遺之小姑所得財爲其夫所

盡又買田治屋撫其甥教之甥卒又撫教其子他親屬貧不能存者教養婚嫁至三四十人子孫遵遺訓五世同居以孝友著乾道中表門○姜義姑者蘭溪姜澤姑也澤未離襁褓父母俱喪其家素饒時姑已嫁爲金華楊氏婦矣撫澤泣曰嗟夫姜氏之不絕僅此耳脫貪賴者圖所爲滅口則奈何挾以歸鞠之稍長俾從鄉先生學學既成乃得恢復姜氏舊業於是澤事姑如母終其身○薛義姑年已及笄適父母淪亡二弟幼孤媒者議已之婚則辭之俟爲二弟娶畢乃定禮而適倪氏將適之時集親衆焚香告天驗已所得粧奩而明其不欺既適之後敬夫育子創業改墳而家道興隆倪氏科第綿遠則曰此祖母之澤也薛氏子孫興盛則曰此祖姑之澤也一女人能造兩家之命顧不偉歟

◎夫歿後教養

孤子女成立。徵事 鄭夫人者歐陽脩母也。夫卒。脩甫四歲。貧自力於衣食。用畜脩於學。嘗大雪夜。以荻撥地爐寒灰畫字教之書。居恒泣告脩曰。毋而父爲吏。廉而好施與。俸入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錢之積。一壟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守耶。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父嘗夜視刑書。屢嘆曰。我求其生不得。爲可哀耳。指汝言曰。吾命宜早天。恐不及見兒之成立也。當以吾語告之。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於是脩感泣奮學。方貧賤時。治家儉薄。後脩舉進士。稍顯。常不使過之。爭以直諫貶。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吾處之素矣。汝必安之。脩卒以忠正爲賢相。累封母越國夫人。○包母楊氏華亭人。居曹涇里。生子節方五歲。孝三歲。夫亡。氏督二

子甚嚴每損一衣壞一器輒誡以懲曰少不知戒長益誕肆二子感奮力學迨有室每夜二婦力女紅侍立不敢坐候二子課竟始入內以爲常節應試遣老僕隨行中鄉榜歸老僕云同榜曾邀之于平康里母聞之流涕覆面先責而後拜焉後相繼成進士訓曰守身義養粗糲亦甘饕詖敗官牲鼎爲惡二子服官廉慎一時徵入爲南北御史節後忤楚閹孝劾嚴分宜兄弟皆著直聲曹涇離海塘不遠夜有神火數百道逶迤而前及包母門隱不見過復灼然母子正氣爲鬼神所憚如此○朱震亨母戚氏早寡家单甚窶劬憔悴理家政井井漸以致裕遇諸子恩而嚴訓之於義方子幼嘗戲取人一雞邪母怒曰是而所當取耶答而還之震亨長遣從許文懿公遊脫銖錙資之學無倦震亨竟成名儒[附錄]方正學先生吳氏賢女

哀籲其畧曰夫亡兮子猶在腹為雌為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夜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見兮上續遺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為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擔石無儲吾兒讀書兮我甯不飯兒踐兮母言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於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庶幾無餒

千功　在家事父母嫁後事公姑致敬盡養終始無怠

增注　是蓋統其終身而言於逐日逐事外加記者

徵事　姜詩妻龐氏事姑至孝姑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龐常泝流以汲後值風還遲姑渴甚而恚詩責妻遣之龐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自以

其意遺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隣母具以告姑慨感呼還恩養愈謹生一子因遠汲溺死麗恐姑哀傷不敢言託以行學寬之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呼隣母共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後舍側忽湧甘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以供赤眉賊經其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斂米帛予之而去○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甯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麗水林侑妻周氏知書奉道夫卒奉姑謹三饋非手所治弗以進子婦徐養周亦如之宋季亂徐生子定老甫六月爲盜迫夫棄兒澤中走死時周婦姑避地

東山聞變間行往迹之又遇盜周旣老矣盜麾之去
而迫徐東行姑婦相持哭曰願同歸九泉不相離苟
生也周事神謹默禱神而寇忽目眩若見有負蒙橐
行者急持戟趨刼之得脫去自翳灌莽中盜去行失
道過澤畔則先所棄兒乃在弗怖弗啼也亟腹以去
兵退尋夫尸得焉而家燬僦宇舍以居婦姑相爲命
時徐年甫三十耳或說其再適則指兒泣曰林氏數
十世惟姑及兒吾何忍棄之兒幼多病母大母日夜
保護稍長刻意爲學鄉先生潘架閣弼以女妻之潘
釵練裳提甕出汲忘其家之盛富也奉二母孝徐晚
有疾不能行潘晝夜扶掖疾革刲股肉雜湩糜以進
定老舉進士爲秘書丞得贈父母如其官子孫多舉
進士至大官皆三母之遺蔭云○宋都昌吳孝婦夫
早亡無子事姑至孝姑老且病目念吳孤單欲招一

義兒吳泣告曰烈女不事二夫婦自竭力奉侍吳爲鄉里緝麻絡絲得錢米悉以納姑或得肉饌必懷歸婦常炊飯方熟隣母呼之出姑恐過熟取飯起以不能視誤傾穢桶吳還見之亟往北隣借飯饋姑而姑所汚者汲水滌蕩數過別蒸自食一日正晝里人見祥雲從空下吳氏躡之升天驚報其姑姑曰婦告我以困倦暫歇也衆詣其房見吳安臥乃駭然而退及寤姑語之故吳曰適夢兩青童駕雲來手執符牒言天帝召便同躋虛直叩天門引入朝謁帝曰汝一村婦能奉侍老姑勤苦盡心爲可嘉也賜錢一貫爲供膳貲免汝傭作之苦命兩童送還旣見床頭果有千錢始悟衆所覩者神遊耳嗣後用盡越日復有錢在焉終姑之身綿綿不窮事見孝行錄

◎事夫主致愛致敬終身無輕忽

心。發明 傳曰、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曹大家曰、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故修身莫若敬。事人莫若順。○程大中公夫人。德容之盛。內外親戚咸愛敬。大中公甚禮之。而謙順自牧。卽小事。必稟而後。行此可爲法。○孟光爲梁鴻妻甘勤苦承鴻志。鴻喜曰、能奉我矣。鴻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皐伯通察而異之。古今傳爲佳話。稱賢妻者。必首舉光。光之德何在。惟順而已、惟敬而已、敬順、豈非爲人妻者之大節乎

◎丈夫寵愛婢妾。能寬仁撫字。終身不妬不虐。徵事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蘇仕衛三年而他娶。女宗獨養姑不衰。娰謂之曰、夫子有外好矣、何不去也、女宗曰、吾聞婦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禮有

七去妬爲之首。吾姒不臣吾以禮。而使我爲見棄之行。非所聞也。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附錄】衛宗二順者。衛宗子之妻及妾也。衛宗死。妻守不去而無子。獨妾有子。事女君八年不衰。妻欲出居外避讓之。妾泣請曰。妾聞忠臣之事君也無懈。孝子之養親患無日也。供養固妾之職。夫人何勤焉。妻固欲外。妾以死留之。終供養不衰。君子以爲二順。

【廣義】按格中諸條。畧於爲妾者之事正室。頗嫌闕漏。愚意當添註一語曰。凡妾之事妻。與妻之事夫同。則其爲功爲過。俱可准而記矣。并誌往行以爲法焉。○東漢鄧皇后初選入爲貴人。上承陰后。下逮同列。恭肅小心。每讌會。諸姬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知后勞心

曲禮歎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趙姬晉文公女也初文公爲公子時奔狄狄入其二女公子納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反國文公又以女妻衰是爲趙姬生三子姬請迎叔隗及其子盾衰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巾櫛君其逆之既至姬以盾賢請立爲適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秦定叟曰余嘗反覆趙姬之事歎趙姬之眞爲女中堯舜而非尋常賢淑之所及也婦人之爲側室不得已也今已爲大國之女文公已不知有叔隗趙衰已不敢有叔隗趙姬亦何苦而必欲迎叔隗趙姬乃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是趙姬明言趙衰之娶已爲非禮也亦明知文公之以已妻趙衰爲非禮也父之失知而不敢言夫之失過而勸之改且又深知夫之此完只須我之克已而爲之改也是以毅然而力行焉豈非卓然超

出之見哉。正卿適子常爲正卿。趙姬以趙盾賢能。而割愛于三子。與堯舜之遜讓何異。吾想其巍巍蕩蕩之胸襟。豈止遠出文公衰盾輩而已哉。又曰。今世婦人不喜謙謹之名。而惟妄自尊大。嫡妻無論矣。業爲庶妾而惡人稱爲庶妾。妻在則思匹嫡。妻亡公然繼室。近日漸有踰嫡之勢。縉紳家往往稱二奶奶。有一婦痛惡二字。禁家中不得呼二。凡合云二者。皆易爲兩爲雙。其可笑如此。皆由于不知分。不安分也。夫趙姬可以不爲妾。而不肯自踰于嫡。今人實爲妾。而惟思高出于嫡。何其昧歟。

千過 私取他人子冒認親生致亂宗祧。增註 謂如不生有而假裝身孕。及私以他人生男。換已生女也。

◎已生子不肖不容夫納婢妾致乏

賢嗣。若已不生育。致夫絶嗣罪重惡極。不在此限 徵事 明瑞安公主適駙馬都尉萬煒。久之未有子。祖制公主無所出。不得畜妾。主曰。豈可因我一人。使萬氏無後乎。入啓皇太后。白于神宗。擇宮婢二人去。煒生數子。○吳越王錢鏐。禁畜聲妓。世子元瓘三十無子。妻馬夫人憂之。請于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請元瓘納妾。生數子。夫人撫視慈愛如一。置銀鹿于帳前。坐諸稚子于其上。閱其聚戲。喜動顏色。○湖廣岳州衛趙指揮妻徐氏悍妬。趙本孤族無嗣。嘗置一妾。徐虐其妾。經歲月不令與夫同處。及妾有娠飮以峻劑。墮胎皆隕焉。徐氏後患腹疾譫語。既爲妾聲。又爲兒聲。罹苦數月而死。趙亦繼亡。家無噍類。噫一妬婦而斬絶世勳。痛哉。 廣義 娶婦所以傳代也。爲人婦而忍令其宗斬焉無後。罪豈容誅。宜功過格直

不列之過條矣。謹按七出之訓。曰無子去。曰妬去。有婦若此。而其夫尚隱忍容之。甘于絕嗣。其夫之罪。亦難逭也。○諸晉三曰。凡不能育子。而復禁其夫之納妾。以致無後。論其罪則爲極惡。論其情尤爲大惑。蓋妾若生子。嫡母尊於生母。前賢制禮。朝廷立法。凡喪服誥贈。首先推尊嫡母。則是妾之生子。與親生何殊。而必懷妬嫉之心。試思煢煢無倚。族屬爭財。曷若令其夫留存嫡血。已亦與有依賴乎。

附錄 台州章文寶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有娠。而病不起。氏聞請往視。父母以未婚不許。氏堅欲往。及一見夫。夫即逝。氏爲棺殮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讀書。成進士。官至少宗伯。綸欲疏諫易儲事。恐貽母憂。未果。母謂曰。吾生平教汝何爲。汝能諫死。我雖爲官婢。無所恨也。綸遂以疏入。忤旨謫戍。母怡然。綸後復官終養。母嘗咏詩

見志曰誰云妾無夫妾猶及見夫夫方殂誰云妾無子
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緝纑空房夜夜聞啼烏
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又一事甚奇
并誌于此楊璸字希周當塗人丙戌三月十六日鼎
革破城鄉村皆驚避璸守先人邱隴爲兵所迫赴水
死子甫十齡自林中出見父屍號哭亦赴水妻陸氏
痛悼幾絕因妾有遺腹遂破涕而言曰吾夫庶有後
乎吾死誰爲撫殯殮後日不停哭哭罷則喃喃念佛
禱求妾必生子以繼夫後夜夢佛賜一子醒而語妾
及歲暮妾乃生女陸氏泣曰嗚呼已矣無可復望矣
丁亥春遂以其產聚族而分之已但欲粗給衣食以
撫此女族長不忍議至小祥具會親族陸故崇信大
士特設齋禮佛於佛前分析之散齋之夕爲丁亥三
月十六日女呱呱哭不已妾張氏抱女就枕張夢魘

不醒。陸疾呼。張若無聞。陸怪而視之。則此女已非女矣。陸驚呼家人。見其面目身體如故。惟私處生長男根。其旁尚有血痕未乾也。衆咸詫異。競至佛前臚拜。更名佛賜。次日觀者闐門。聞於本縣。張公取兒庭閱之。問其宗族異口一詞。且對曰脫兒之變非真吾儕小人甯不願分其田宅耶。張乃不疑。噫陸之誠懇固婦女所難。一誠所感。金石可變。鬼神可泣。宜有此奇聞也。唐君時筆之于簡。以為此千百年僅見之事。嗚呼。若非親族聚會之日。其又誰信之耶。朱在菴晤宣城湯君謨。言此事出于目睹。仰首蒼蒼。神乎佛乎。究有聲響之可接。闕其事。

◎離間夫兄翁骨肉◎妾婢

詎不令人悚然也哉。

搆是非離間家長夫婦。若造謀陷害者。非重惡極。不在此限。

附錄 萬歷甲寅。淮西

某秀才娶婦。有隨嫁女緋桃。自恃才貌。冀寵于主而專操內政。值主母患痢。緋桃欲乘機斃之。謀于靈婆。得毒藥數丸。將和痢藥以進。未及逞謀。忽夢中自言曰。爾若藥死。願謝金飾一匣。凡日中所謀。夢中悉自吐露。同睡者詰之。則曰。未嘗有言。俄而狀若顛痴。所言悉如夢中。因取腰間丸藥自吞之。少時便血直注。號呼而死。

三百過 溺僕婦所生子女。一人為三百過。

徵事 巳卯赫連傑妻。行多慘刻。凡僕婦有孕。必墮之。既生。勒令溺之。葢惡懷抱之功。妨女作也。忽一日有疾。見小兒十數輩來索命。或形骸備具。或肢體未全。皆淋漓血漬。爭噬其膚。叫喊數日而死。徧身潰爛。

附錄 郭邱有女名引鳳。被二鬼攝入冥府。門

上大書地獄。有一王者坐殿上。階下列數百婦人。各有小兒抱足。號叫索命。有孕兩三月而自毒其胎者。有因生女多而溺死者。有因家貧而不舉者。有因妻妬妾子而打墮者。有因爭鬬而觸損者。有因怒兒啼哭。打擲至死者。有因視兒不謹。死非其命者。王者一一詰問。引鳳以壽未絕。放還。具白其父。因大書此段公案于天甯寺壁。以爲世戒。

百過 夫寵愛婢妾。擅遣出嫁。

五十過 妻淩制夫。謂奪夫之權。不由夫作主。一事爲五十過。若婢妾恃寵而淩制主母者。加倍。

徵事 唐憲宗嫡女岐陽公主。工部尚書杜悰配也。主素柔順。拜起一用家人禮。嘗與悰謀曰。上賜奴婢

必不肯窮約事我皆奏納之乃自買微賤可制者自是閉門寂然不聞人聲悰惟讀書主職婦事悰後出刺澧州遣人迎主郡縣爲數百人供具主從者不過二十約所至不得食肉飲食悉遞驛吏悰在澧三年主不與外事不識刺史廳屏姑梁國夫人寢疾主旦夕奉養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喪則哀痛如禮悰爲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房屋卑濕主居無正堂處東偏小屋凡六年諸貴戚初恚之繼而笑之後皆加敬畏鄭漢奉曰余嘗見娶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惠愛臧獲置弗預聞曾幾何時而奩橐俱罄懟天尤人謑擾萬狀其夫雖沾餘味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于愚昏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是以富貴之女必不可娶乃有若岐陽公主者其

貞女中之聖乎。○又東光縣主。與岐陽公主相同。主名楚媛。紀王愼女也。有至性。八歲父有疾。持侍左右。不食者累日。適太子司議裴仲將。事姑如母。嚴夫如賓。以嶶柔睦娣姒。以慈惠逮幼賤。時戚里競奢靡。見主約。謂之曰。人生在適志。獨勤苦何爲。對曰。幼而悅禮。今行之不違。非適志而何。且女婦以恭遜成德。以驕縱敗名。者何限。獨懼不勤。敢憚苦乎。郁端甫曰。世有一種女子。以自尊自大爲才能。以浪費浪使爲作用。藐視其夫。虐使其下。一味驕恣暴殄。而群往來之隣嫗村婆。又率爲佞譽奉承。竊吻沾潤。方且揚揚矜詡曰。女中之丈夫也。吁。何其謬哉

◎懷胎自墮 誤者免。若墮僕婦及婢妾者爲三百過。

三十過 夫寵婢妾。有意酷虐。一事爲三十過。凌暴致死者。以極惡論。徵事 唐梁仁

裕爲饒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縛婢箠楚之。婢呼曰：在下卑賤，制不自由，何苦毒如是。中腦而斃。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嗔，於是頭上生疽，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遂死。其餘顯報，感應篇載之甚多。即近日耳目所及，亦且縷縷不絕，無取博徵，只誌一事，足爲鑒矣。【附錄】張郡慕妻衛氏，苛虐不仁，奴僕犯小過，每箠撻重傷，多成疾而死者，後常自悔，然性發，輒不能制。中歲病惑，獨閉室臥，自云不欲見人，人至輒忿怒。久之，人聞室中有聲瑟瑟，窺之已化爲蛇，衣服髮爪散委。附茲事于此，見非獨妒忌爲惡，凡酷待僕隷，無不受業報也。戒之戒之。

◎有意酷虐異出庶出子女。【徵事】同上

歙縣有商無子，娶妾，歲餘得子，商喜甚，名曰祖允。復商於外，囑妻善視之。妻口諾而心不然，置兒於地，當

飯時擲一團教兒以口就食更名狗兒呼之輒應三歲猶扒黨地上啖食如犬妾飲泣吞聲鬱憤成疾死商歸見其子恚怒以爲有子如此不如無妻亦僞爲聾躄商浩嘆曰此適足以玷家門也以足踢之竟死未幾妻忽瘋顛仆地數日飲食如其子夫泣曰子如是妻又如是天罰何慘乎左右隣乃稍稍爲商言之方知果報婦亦隨死○張開妻孔氏生五子孔卒再娶李氏虐待五子五子哭於孔氏之塚孔氏鬼魂題詩示開曰不忍成故人泣涕每盈巾同衾今已隔對面永無因有意憐兒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開得詩痛憤以訴連帥府聞於朝李氏配嶺南○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氏死再娶陳氏酷虐甚生子名鐵杵欲以擣臼也徐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得以肆其酷虐鐵臼時年

十六。備諸毒苦。凍餓而死。亡後旬餘。鬼忽還家曰。我鐵曰也實無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得天曹符來雪我寃。當令鐵杵成病。與我遭苦時同。聲如生時家人不見其形。皆聞其聲。陳氏跪謝頻爲設奠。鬼曰。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一食所能酬謝。於家中時時作鬧。夜不得甯。於時鐵杵六歲。腹脹體痛。月餘而死陳氏憂怖成痾。不久亦死

三十過 同室交構是非。互相讒謗。一事一言爲二十過

附錄 袁氏世範曰。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者。皆人合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於是有親兄弟子姪。至死不

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肯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必欲供膳如一。甯棄親而不顧。葬親必欲均費。招喪而不恤者。有做小姑則譖嫂于母。做嫂妗則譖姑于夫者。其事多端。不可縷述。不知我既入人家。同穀同穴。生子生孫。長與此家傳世無極。則其親者。乃是我之親也。和睦致祥。乃是我之吉事福慶也。待舅姑處。即是我兒婦待我樣子。待伯叔妯娌處。即是我兒婦相處家法。終日與人親厚。好恩情。好禮數。豈不快活。終日與人作對。赤面相向。懊惱爭競。有甚佳趣。要不過忍些氣。破些慳錢而已。我饒人。人必知。一時不知。後亦自知。縱彼人不知。旁觀諸親。感我盛德。自然加愛加敬我也。我受人愛敬。彼受人譏彈。又復如舊饒他。倍能親洽。則彼無不動者矣

十過 貧婦不肯安分動輒怨夫。一次十過

徵事 賀織女者兗州民家婦也其夫以興販往來州郡賀初爲婦未久其夫遠出每一出輒二三年方歸歸則數日復去每托言興販寡利毋妻在室竟無以養而別於他處供給小妻閭巷皆切齒日爲不孝不仁妻惟以義命自安爲之怡然每遇夫還盡婦道承事飯食惟謹取內外衣躬爲澣濯未嘗一問小妻及責以饔飧之給夫無德鮮耻顧常行行以加婦亦不答也姑且老病婦則爲人傭織以供養其姑姑既病時或煩躁使性婦益敬恭下氣怡色以悅其意雖閨室無人之處亦無怨嘆賀爲婦二十餘年其夫在家前後無一載後其夫挈小妻至家賀則以女弟呼之略無慍色倪汝遷曰此婦生於貧賤之門口不知忠信之言耳不聞禮義之訓而孝且賢

如此。雖古之淑哲。無以過也。廣義節婦之可重者。惟此茹荼嚙蘗之志氣。雖歷險劬而不辭耳。如不肯甘貧守分。則其胸次間。方多艷慕熱衷。而謂能忍耐於艱辛困苦之際。氷貞矢操也乎。世以無志氣三字。爲羞辱之詞。若此者。正所謂無志氣也。盍請觀於節婦之所處。爲何如志氣哉。夫亦可以矍然興起矣。附錄耿天臺祁門李節婦傳曰。節婦姓謝氏。祁門李應時妻也。甫聘應時病瘵。父母悔之。謝氏。矢靡他。卒歸李。歸後病日劇。手足痺不能舉。一切臥起食飲櫛沐抑搔溲溺諸瑣屑悉。節婦。躬之。罔懈晝夜者。七年。嘉靖辛卯。應時卒。節婦年二十有五。誓以死殉。婣黨持之嚴。不獲死。又萬方解之。不聽。就從兄謝惟仁問死所宜。惟仁曰。從一以終。義也。第祖姑及舅姑在。若能養。李氏子瞑矣。節婦悟。始。忍死。竭力。就養姑夙抱末疾。

祖姑更性厲。家人事之無當意者。節婦備嘗荼苦。委曲將順。鄉人爲之語曰。新婦孝。病姑好。新婦順。嚴姑馴。已而相繼卒。婦哀毁營葬。舅憐其煢苦無子。欲令復醮。節婦引刀斷指曰。所不終者。有如此指。舅益老多病。節婦事益虔。朝夕治具。布几上。請御。則肅立堂楹間。諸娣姒每相謔語曰。學生子又侍先生矣。病甚手捧涶洟。或溲惡汚牀席。躬爲蠲滌。如是者又三年卒。旣襄事。則以告惟仁。願從夫子。惟仁曰。猶有母在爲喪母。及期。問如初。惟仁曰。事居送往。女節殫矣。即不死。無負李氏子也。謝氏毅然曰。否否。不粒食四十四日。不死。引繩以絶。婦居後。未嘗一日群語笑。未嘗一日解衰絰。惟上堂奉養。易縞素。蓋不忍以凶服傷大人心也。夫李氏子。窮閻編氓耳。又即病。則節婦之於夫也。無論無榮庇之望。即室家一日之慶。亦無之。

矣。而養三老、經四喪、古今伏節死者、頗多一時感激然耳。久則意解志移。大凡然也。節婦忍死、且十有七年、竟死不貳心。烈哉吾人具鬚眉、冠裳鳴珮、立乎人之朝者、覩此省夫。○千夫長李某戍天台、一部卒妻郭氏有姿。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盜出沒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乃日至卒家。郭氏毅然莫犯。夫歸具以告、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邀入茶、亟持力出。而李出走、訴於縣、以持刀殺本部官、罪死、繫獄。郭氏躬饋食、朝夕紡績、以資衣食。久之、府檄調黃岩州、一獄卒葉姓者、尤有意於郭氏。視卒情若手足、卒甚感葉。因謂曰、汝萬一不保、汝妻尚少、子女纔幾歲、奚所依。我未娶、若俾我爲室、視汝子女、猶我子女。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以告。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而泣曰、汝

父行且死。母死亦在旦夕。兒無所怙恃。終死飢寒。我今賣汝與人。在他人家非父母膝下比。無仍嬌癡為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以卮酒奠父母。則我有後矣。擕二兒出。召人與之。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具酒饌。擕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之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自取給。我去一富家執作。恐旬日不及看君也。泣別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衝激倒仆。縣官皆驚異。具棺殮就葬于死所山下。又申上官。表其墓曰貞烈。至正丙戌宣撫行部。廉得其事。原卒之罪。邑人付還子女。終身不再娶。○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戶尚書矩女也。婉順有容德。事父母孝。適德武經年。而德武以父罪。從坐徙嶺表。矩奏離婚。煬帝聽

之德武與裴訣曰燕婉甫爾遽此分離身投瘴癘殆不生還尊君奏留必且改嫁卿於此長訣矣裴泣對曰婦無再醮夫者天也天可貳乎因操刀欲割耳自矢保母奪刀不遂毁容貌不御膏澤日事佛誦佛經累年夫姑姊妹在都邑者歲時命左右省焉久之德武問斷絶矩欲奪其志引刀斷髮悲泣絶粒不可奪而止後十餘年德武還爲夫婦如初○胡氏狀元胡廣女大學士解縉子禎亮之妻也永樂初縉與廣侍燕文淵閣上曰汝兩人少同業仕同官縉有子廣宜妻以女越月廣果生女遂定盟既而縉遭讒死家戍邊胡益未及歸也逾數年父母欲令改適女厲聲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義何形生爲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急救已血被兩頰衆議遂寢宣德初舉家召還女乃歸解○

靖江浦貞孝王節婦周氏淮安諸生周爾忠女也幼許聘王氏子啓禎及笄而王貧于歸後節盡其奩資爲夫生計甫三月而夫病毁簪珥延醫不效刲股又不效泣請其父柩殯之且曰夫死婦從禮也所以不死欲代夫養耆年貧舅姑耳時歲歉貞孝拮据不足供周生遺之麥貞孝親磨麪以奉舅姑而自食粃麩舅病疽醫須人參貞孝典幃帳市之而患其少刲股雜餌以進舅愈徙安東以屋小送貞孝歸甯忻然從之葢欲借父資以相潤也甲申夏兵亂舅姑歸浦貞孝往省盡以指環之類遺之姑因泣曰時事如此吾又貧老汝青年無子女盍再醮乎貞孝正色曰時亂見殺曾夫重梟義也又以語迫恐忤姑復婉言曰俟服闋議之衆皆信焉貞孝此後惟簡點衣履止留着身布衣此外盡皆遺之姑舅而居動如平常毫不見

憂喜意至十月十八。服齊衰請姑展墓。姑以其忌日而除服也。同往。貞孝哀慟甚。忽起對墓嘆息。即從容收淚。衆又不疑也。歸入室。詭言欲寐。久不出。及排戶視之。已衰衣布服縊死矣。帶中有詩曰。强顏三載未亡人。望斷孤墳淚暗淪。亂離此日成予志。免得公婆苦掛心。里士人哀而上請。其詳載萬少司農二十四君子傳。○其餘節烈事甚多。不備錄。八。

◎唆夫薄待兄弟骨肉。

一言十過。唆令爭競者。加五倍。

徵事

魏鍾偶失愛於其兄。妻王氏聞之。治具延兄爲謝過。呼二兒使侍食。爲兄鏞固俊爽士。嘆曰。吾聞兄弟之好。以婦人敗。未聞以婦人至也。吾弟婦其賢矣哉。一日鍾嗛其表兄弟之子。曰畢幼也。乃數犯我。王氏曰。君母族惟一息耳。奈何不能覽容。鍾矍然稱善。孫枝成進士。郎莊渠先生 ◎

輕出中閨結伴遊嘗。二次十過。【發明】涑水家儀曰。凡爲宮室。必辨內外。婦人無故不窺中門。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升堂室。入庖廚。其嚴如此。爲婦人者。可知所自謹矣。

○自己生子雇人乳哺。一年十過【發明】使爲婦女者遠離家室。一不忍也。使爲夫者寄妻於他人之室。二不忍也。使人母子分離。三不忍也。若謂已不耐煩。以耐煩之事貽人。四不忍也。素未交接。未知德性何似。萬一使已子漸染氣習。五不忍也。不得以既出雇直。藉口於憫貧窮濟貧之。以爲無過。若自已有病。不能抱哺。或擇僕

婦之有乳者代其勞。更不然。或央近隣婦女。更不可得。則眞不得已也。然必其所生子女已不在者。則可强令分離。又奚忍乎。或有一婦。而可哺兩子者。則令其子偕來。最爲中理。按程夫子嘗論及之。謂必不得已。用二乳食三子。但有所費。然力苟可能。此大事也。豈靳惜之。【徵事】楊誠齋夫人性仁恕清儉。居常以魯敬姜言行爲省括。誠齋爲轉運使。子東山復成進士旣尊重矣。夫人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絹。四子。三女。悉自乳。有勸募乳母者。夫人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忍乎哉。◎取一字紙書作針線包裹。

【五過】夫遠客在外。家不祀先。◎揚夫主過惡。一言五過若關係夫

主名行者。加十倍。◎公姑假奩物應用吝不肯出。一事五過。反出怨言者。加五倍。若坐視危急而不肯者。加十倍。【徵事】甯郡民徐三娶婦辛氏。有奩資其翁逋欠官稅。婉諭子媳以衣暫付質庫。婦不應。私捲懷其衣飾。將寄貯母家。其房在樓。忽火發於樓。衣奩頃刻灰燼。時方白晝。觀者如堵。謂不孝之報。◎夫欵留正經賓客不肯具饌。◎好飲至醉。【附錄】曹月川先生家規曰。酒以爲人合歡。神禹武王。何惡之深。以其喪德生亂。妨功糜穀故也。聽吾言者。切宜深戒。婦女絕不可飲。

【三過】揚同室過惡。一言三過。若關係名行者。加十倍。◎些小事呼神自

咒。咒人者加倍【徵事】郭氏女引鳳被攝入冥見鬼卒以百鍊銅汁灌一婦人引鳳曰此何罪耶鬼卒曰此女生前好行咒罵故獲斯罪

◎**同室矜說高低。一言三過。**【徵事】王司徒渾妻鍾氏與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鍾雖門高與郝氏相親重郝不以賤諂鍾鍾不以貴凌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秦定叟曰兩夫人皆可稱也郝夫人爲尤難。或曰難其無諂乎曰非也同在至親因貴而凌因賤而諂此最下一等人不足道也余獨愛郝之因不諂而及傲夫鍾也郝不諂而傲鍾必不甘而是非起矣凡此等見識皆起于一點不平之心郝夫人當日人但稱其不諂我知其能以平心處之并無傲心所以能互相親重始終無間也史稱鍾夫人聰慧宏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咏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嗟

乎。若是之人。為其娣姒。豈易得其親重哉。○楊忠愍公遺訓曰。應尾婦是儒家女。應箕婦是官家女。此最難處。應尾教導你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婦敬嫂嫂如親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莊誦斯訓。則知婦人家一室同居。必不可使有高下相形之處也。秦先生復推廣之曰。妯娌不和。皆起于相形。而相形之處。有不止于富貴者。或姣好而多態。或寢陋而無姿。則美惡之相形也。或聰慧而多能。或質朴而無用。則愚智之相形也。或己雖差等。而夫婿遠若天壤。或伯仲無慚。而子女忽分優劣。或親戚敗類。受意外之譏彈。或舅姑嚮往。起非常之嫉妒。凡此相形之處。莫非釁孽之由。此妯娌所以難和也。愚

請苟能佩椒山公之訓必將體悉周至處處用心何至有乖張不合之患哉

增註 白文不指言姊姒而曰同室蓋姑嫂之間亦該其中也

◎臨產污穢水潑天井飲食道渠

發明 此人家所必不免者避過之道宜於幽隱處另置一缸盛貯上面仍須用軒盖不致觸犯三光久之始同糞穢潑地其庶幾處置得宜乎

一過 一曰事公姑失敬失養。

發明 凡言為婦之道致敬致養其舅姑者莫詳於禮經不可不使其聞之經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以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奉盤奉水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

以溫之有命應唯敬對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徵事 文昌帝君寶訓有曰徽州李氏女名善瑜適葉元善長子事舅姑極孝已雖饑寒凡飲食不敢嘗以奉舅姑舅姑病甚家貧不能召醫自爲祈告天地願以身代適遇巡察奏聞上帝加其舅姑壽復賜錢以彰孝德一旦門未啓見錢盈室隣居秦氏女恃其長舌抵觸舅姑李氏常勸之而不聽李氏受錢日秦氏爲雷火焚燒善惡之報昭然可畏○鄞邑民支祖宜妻喻氏其姑黃氏病目無所見性褊急喜潔難事喻勤勞恭順左右逢迎惟恐失姑意姑亦安之忘怒其夫因酒誤觸人仆墮兩齒求免刑責入財自贖以喻氏嫁貲償

之。渝無悔。一夕夢有神責之曰。汝前生爲牟咨之妻年三十患病逾年。汝之姑七十餘。煑糜供汝。汝以口苦厭惡。屢加聲色於姑。及臨死之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汝家司命奏聞上帝。有旨令焚汝尸。而汝氣已絶。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爲一世。今當結絶汝宿業所應者。死于雷斧之下。來日俟之。汝今生孝德。另有錄記。我特先期告汝。瑜驚寤。中夜號泣。姑曰。汝以吾兒破汝嫁貲謂終身不得償耶。瑜曰。無之。凌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事姑。不能盡力。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姑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自炷香立於屋南大木之下。仰天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饒。但念夫貧姑老。誰爲供事。一也。父母自小教訓。今被天誅。爲父母辱。二也。身且有孕。萬一得男。支

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念支氏無後乞容少延分娩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翁氏獲免而里中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制丈夫如奴隸是日爲雷火焚死葢代翁焉○開封有老翁長子娶婦不孝別居幼子聘某氏未娶適周王選宮女女家促婚翁乃典身富家得錢以爲婚費新婦入門拜姑而不見翁客問其夫夫諱之因扣姑姑漏言焉婦蹙然曰爲婦豈忍令翁爲傭耶遂取簪珥令夫質錢以贖新婦置錢床頭期明日往適長婦來乃乘間竊錢去夫疑婦中悔婦不能自明又傷翁無可贖乃投繯而死夫殮而厝柩他所三日後雷雨大作忽聞喚門聲姑問爲誰曰我新婦也姑以爲長婦而疑其聲不類於門隙窺之太駭乃集隣婦開門曰爾人耶鬼耶曰新婦人也姑曰爾死已三日矣何

由再生婦曰我初如睡夢中神魂飄搖不知底止適聞大震不覺身乃在此姑俟雨息偕隣婦往柩處視之棺蓋已揭長婦跪死于地原錢在手○延平府杜氏兄弟三人輪供一母三子各以事出三婦詬悖無狀姑恚忿輒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一聲祗覺電光紅紫眩目三婦人皆入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環視如堵延數月而死鄉人畫圖刻印分鬻以爲勸戒○常熟西北區有某姓者婦素悍不孝其姑一日婦方切菜以刀指姑厲聲叱辱俄有黑氣圍其室大雨如注有神入提逆婦髮擲跪庭中霹靂一擊其婦肩髮衣服焚燒殆盡而身不死後隣有請乩者或叩以婦事乩批云彼不孝於姑致觸神怒又問不死之故批云彼夫好打鳥銃彼婦曾勸止之上帝以其一念好生故特免而戒之此順治庚子年事也

◎祭祀主中饋不敬。◎有事專行不請命舅姑夫主。

【發明】孔子曰。婦道有三從。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愚讀列女傳。見魯有母師者。不勝徬徨太息。母年且老矣。欲謁父母家。召諸子前。謂之曰。禮。婦人之義。父母死。無歸甯。然吾父母之諸孤也少。歲時之祀禮。不任治也。吾謁汝往監焉。許我乎。諸子敬諾。乃召諸婦曰。婦有三從之義。今諸子許我矣。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守房闥。夕吾返矣。觀其謹禮如此。夫為母。然且兢兢必謀於子。無敢自遂。矧為婦而事可專行也乎。

◎舅姑夫主教導不聽從◎

夫取不義之財不行諫阻。反生歡喜。所入百錢為一

【過徵事】陶荅子

好利妻數諫不用爲大夫從車百乘而歸宗人擊牛
釃酒而賀之妻抱兒泣請去姑怒曰何不祥也妻曰
妾聞之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
福結於子孫而名流於後世今夫子貪富務大而不
顧其害此敗徵也妾聞之南山有元豹霧雨七日不
下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
食以肥其身亦坐而須死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
之處朞年而荅子誅○周萊峰先生母楊氏知文章
明大義萊峰宦楚臬父雲鵠公欲市楚中櫧材氏誓
不從曰子爲憲臣如以遺體累其清白不濟此大江
日引古名節事爲言若崔元暐母盧氏誡子篇曰仕
宦者以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必是祿俸餘
資誠亦善事若非禮所得與盜賊何異大書此語懸
堂中夫婦相莊正面而語不相左右顧嚴重如此○

齊相田稷子受下吏之賂金百鎰。入遺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有其多若此者也。今安所得此。以實告。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非義之獲。不計于心。不入于家。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足矣。而沒于賂。為人臣不忠。不忠者不孝。非吾子也。義詞侃侃。人可書紳。

附錄 徐廷忠為烏程縣丞。一塵不染。出入敝衣敝蓋。偶一日室人徧謫。輒笑曰。詰朝當有餉餽至庭。若輩徐待之。屆期則歸安一尉。以墨罹法。上臺知公廉明。特檄推鞫。蒲伏堦下也。相傳為美談。

◎夫有失不善巧勸化。

◎對夫一疾聲傲色

◎阻夫為善 一言一過。若阻大事。致夫不為。照夫所欲為之功准過。

徵事 程嗣昌在密州見膠西鎮人好食生命不肯行善。刻戒殺圖一本印施。拜告星斗。

願憑聖力。俾獲流通。欄頭彭景請歸看誦。其妻華氏頑劣不肯敬信。扯投穢處。移時買魚欲膾。魚忽跳觸華眼。流血化蟲遶咂。喧傳一市。皆凜凜焉。

◎嗾夫為惡。一言一過。若夫因而從之。所為之過與自為同。

故事 秦檜欲殺岳侯。意未決。一日居東窗下。若有所思。其妻王氏進言曰。捉虎易。放虎難。檜意遂定。王氏未幾死。有押衙何立者。奉檜差往東京勾幹。恍惚入引至陰司。見夫人桎梏愁苦。語何立曰。告相公。東窗事發矣。立復命為檜言之。檜憂駭。遂病卒。

◎夫亡守節。不郄華麗服飾。違禮貽譏。一次一過。

故事 宋太宗女魏國公主歸駙馬都尉李遵勗。遵勗卒。衰麻未嘗去身。服除。燕禁中。仁宗親為簪花。辭曰。未亡人誓不復御此矣。竟不受。此為知禮。

◎妯娌同居

不和好。一日一過【發明】女誡曰。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秦先生閨訓謂兄弟不和。其源半由于妯娌。妯娌本係陌路。各懷異心。較量纖屑。嫌隙日生。今為婦女正告焉。原其始而言之。妯娌原係陌路也。究其終而論之。則妯娌更親于姊妹。何也。姊妹不能如妯娌之共處一家。禍福相關也。兄弟妯娌若能和氣。則兄挈扶弟。弟維持兄。猶子比兒。奔走惟命是一人而得數人之力。數人而供一人之用。所謂一家和氣多生福也。若妯娌之間。相爭相軋。必致兄弟成為仇讐。家庭各伏機械。其禍患有不可勝言者。此等婦人。直是家之蠹耳。曷云內助哉。誠為內助之婦者隣佑且善周旋。而況一室同居之娣姒。吾得指其要曰。大度。含宏。小心。柔順。所以處娣姒者。無往而不宜。

矣不和之風其何有焉【徵事】季光進弟光顏先娶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時母已亡弟婦籍貲財納管鑰於姒姒還之曰娣逮事姑且常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兩相愛焉秦先生曰李光顏之妻賢矣光進之妻更賢蓋人無不要自尊斷未有身爲姒而不以姒自居者也計光進之妻年必幼于光顏之妻不敢以分自尊而退然推遜于其娣彼此相敬則上下相安若光進之妻少年不諳事務而毅然居之不疑人情必大不協即光顏之妻其肯奉令承教乎勞心勞力損利損名失策不已甚乎今光進之妻有此退讓光顏之妻自愈加敬愛人已自然兩得今世人稱女子之好者曰賢慧夫賢未有不慧者也幾見蠢人有便宜哉○蘇少娣崔氏幼婦也崔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相爭鬬少娣始嫁時姻

族皆以爲憂少娣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娣所有即與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娣曰吾後進有勞吾當任之母家有菓餌之饋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有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解之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笞之尋以告嫂則自非非嘗着新衣抱其嫂小兒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娣曰勿遽怔追恐驚小兒衣可浣也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嬸大賢我等非人矣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言◎不謹教其女任令佚遊嬉笑無度一日一過 **發明** 教子父爲主母助之若教女則專責在母

觀此條戒詞用意切矣○陸道威曰人家教子弟爲重教女子亦急子弟至長大時讀書知世事猶有變

化氣質之時。若女子失教。終身無可挽回。大則得罪姑嫜。敗壞風俗。小則隳壞家事。貽議親黨。豈細故哉

【附錄】陳氏家規。一曰女子自幼。使加嚴訓。使知三從四德之理。貞靜專一之道。務必敦素樸潔。毋事華飾。違者罰其母。一曰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之家。亦不許往。違者重罰其母。一曰女子須習正經女工。如蠶桑織績縫紉。及為飲膳。不惟正是婦人之職。兼欲使之知衣食所來之艱難。不敢恣為奢麗。至于纂組華巧之物。禁戒勿為。已上三則。訓女之道。大畧備矣。

【廣義】呂介孺曰。今人養女。多不教讀書認字。蓋亦防微杜漸之意。然女之貞淫。却不在此。果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經列女傳女訓女誡之類。不可不熟讀明講。使他心上開朗。亦闔教之不可少者。席文輿曰。朱子小學。本不為女子設。然女

子於數歲時。亦宜令讀之。并與之講說。使知所以相夫子。而宜家之道。已無不具於此。今人非不教女子讀書。但讀非所當讀。適所以累之耳。◎漢視非己生子女。饑飽寒煖不恤。疾病勞苦不念。一日一過。

徵事

高陽郡君齊氏。侍讀學士王洙妻也。讀書有節行。始自哀早孤。誓不嫁。養母者有年。學士失元配。諸子幼。聞其賢。從母兄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者。是時服母喪闋矣。歸王氏。字諸子。甚恩。恭儉有禮。闔門欣欣。無異言。學士卒。即舉家攻屬子婦。齋居素服終其身。

◎不聽同室及妾婢善言。◎待內外遠近親戚往來。率意任情。或濫或吝。不中禮節。一事一過。◎私施僧道女

巫百錢一過 發明 婦人能施亦是善事然嫌疑宜別此輩往來事正有不可知者瞞卻丈夫與之結緣豈止犯擅竊之過其不嚴謹亦甚矣

◎無故添置一衣飾 徵事 趙士周夫人全氏既死忽憑女使來喜言曰我生平耗費綺羅及洗頭濯足分外使水陰司錄此為過致受譴罰悔之無及家人聞者皆為感愴◎高皇后自正位中宮之後尤專崇儉約服澣濯之衣衾裯雖敝不忍易每製一新衣餘帛緝為巾褥織工治絲有遺棄者亦俾緝而織之以賜諸王妃公主曰生長富貴當知蠶桑之不易為天地惜物力也 發明 陸氏新婦譜曰無事切勿妄用一文家雖富厚常要安分甘淡泊喜布素見世間珍寶錦繒及一切新奇美好之物若不干我事方是有識見婦人

◎居常靚飾豔粧日

一過【發明】彼夫粉白黛綠者。乃列屋閒居。妬寵負恃者之所為。若操持家政。正經主母。豈復用心于斯。惟當衣裳整潔。櫛沐清鮮。仍常存淡雅朴素之意。所謂大家舉止也。冶容誨淫。聖人固戒之矣。

◎不勤女功 一日一過【徵事】鄭母崔夫人子善果為方岳襲封公。母恒紡績。每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母曰。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自皇后及大夫士妻若惰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發明】閨訓載劉元佐母雖貴。日織絹一疋。此正敬姜所云不敢淫心舍力也。淫心舍力四字最好。此義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旨同。人之一心。不可不用。有事

則心有所託不至遊思妄想邪侈放僻無事則如不繫之猿無所不至心淫而能持身者少矣故聖賢深以爲病也常見富貴之家婦人尤習驕逸所以疾病事故種種百出劉母織絹自是有德有福之基先輩賢匹往往如此余親驗之不知者以爲儉陋也○又云服業則庋有常習勤則起必早主母貪安何以率衆房門晏啓豈復成家顧驕侈者多聵聵也嬉笑優閒盡室毫無程準荒躭宴飲經宵漫作流連及其起也日已三竿帳罴甜之未足時將近午倚羅幃而欠伸飴蜜脂膏厭飫於牀第之上蒼頭臧獲吞飢於厨竈之間挽靈蛇之髻又復移時畫張敞之眉不難竟日嗚呼卽此淫逸之風豈無淪亡之報

◎整頓中饋及房廚一應細務任其穢雜零亂漫不經心

逐日逐次逐件記過**發明**聞訓云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人之職當在中饋主酒食爲正務也近見縉紳之家婦女多不親庖廚高居深拱盡託下人以致婢嫗相結爲奸殽饌多滋夫僞容來終日杳然于承筐之將盤列滿筵不堪爲下箸之處家人多紾臂之爭上客無朶頤之樂使丈夫踧踖以羞顏良朋笑譏而裹足夫貧家潔以薦馨蘋藻之微亦且嘉其有禮富者慢于肅客儀文之具誰復恕其不恭婦職既廢廣傳懶惰之名內政無聞自同豢養之實吾甚鄙之吾且憂之矣○陸氏新婦譜云凡物要有收拾凡事要有料理此又是勤儉中最喫緊工夫但所謂收拾料理之法亦非言說可盡惟用意深詳者得之蓋凡事虛心訪求只管要好便有無窮學問雖如日用飲食煑粥煑飯至庸至易

愚不肖咸與知能。苟求其至。亦自有精細工夫。愚按此一條。包含無限。講勤儉而詳求於此。斯爲操家之絕頂者矣。【徵事】遼景宗蕭后宰相思溫女。思溫嘗觀諸女掃地。惟后潔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後果爲后卓異之材。必不爲豢養所溺。貴重之器。必不於苟且自安。◎**輕意罵人。**【發明】罵人則傷謙溫。輕罵則失端謹。淑愼其身者。必不出此也。然苟無家教。則往往犯之。◎**喜閒談人家雜事。**【發明】婦德之最貴者。以幽閒貞靜爲宗。故必務持重寡笑言。惟夫嫗嫗者流。日事奔走。每喜採聽風聞。東傳西述。以爲入門容悅之資。此最是賤惡之相。豈舊家閫範而有此賤相貽譏。獨不聞多言列于七出之條乎。不可不默察而謹戒之也。◎**有客在堂聲出戶外。**【發明】新婦譜曰。聲音

者性情之標也婦人賢不賢早分于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者爲賢高卽不雅矣言寡者爲賢多卽失體矣又曰婦人居家第一要聲音柔婉若阿翁出外堂無賓客只與姑言亦不可響須是舒徐平婉若阿翁在家及堂有賓客卽要極輕俗所云打啞樂是也聲尚不可聞况喜笑怒罵乎 ◎舉止

不端詳如多言妄笑蓬髮垢面撩衣蹶足不避雜人倚立戶外閒觀雜聽等類皆謂不端詳逐節逐次記過

徵事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之女普門至孤陋甚非耦叔司空昶謂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母儀冠族或問何以知之曰嘗見井上取水擧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視以此知之○齊東郭採桑女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女採桑如故後爲齊后秦定叟曰女人最重

在端莊。德在此。福亦在此。何也。厚德載福。厚者必重。厚重之人。無不端莊。凡多言多笑。輕喜易怒。坐不暇暖。行無緩步。睡夢若驚。躁急易發。事無深慮。好起是非者。皆非凝福之人也。女人而思享福。先自問其端莊。試思遇齊王時。能看能不看。便畧知自已端莊層色矣。○元世祖出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茸。世祖從覓馬湩。女子曰。馬湩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心識之。後竟納爲太子妃。魏甄后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怪問之。曰。此豈女子之所觀耶。合以觀之。端莊者斯載福。其信矣夫。